

紙報聞新之券立號刊准特政郵華中

陝

東

周

報

第
九
期

李
協

陝災週報第九期目次

▲封面畫

黃成

▲挿畫

△陝災畫報

諧成

▲開場白

志真

▲論壇

△關於災後(?)土地問題的問題

晴梵

△惡荒問題!

靜慈

▲專件

陝西建設廳擬迎國內及華僑實業家來陝投資辦理各項實業啓

△與李儀祉先生論陝南水利書

△陳托民生渠合同草稿

▲法規

△陝西省振務會駐京辦事處簡章

▲公牘二十二則

▲災振紀實二十則

▲振會消息八則

▲文藝

△街頭的凍餓者!

△一個餓斃的死屍!

△雪夜的偶感

△悲哀

靜芝

靜芝

靜慈

靜芝

▲災評

△于先生在國府報告陝災

△現行保護商運平糶辦法

△救濟院成立

△游民上災民!

△怎樣肅清鴉片?

靜芝

靜慈

靜慈

靜慈

敬平

▲流民圖

△惡紳

▲附錄

△印光法師致本報之一函

△朱爾漢致康主席函

西

▲編輯餘瀋

△向着大家公開的說

靜慈



近日興平路中之災



投稿條例
 1. 來稿一經登載即有
 薄酬可按期寄來
 2. 稿件取與不取概不
 退還
 3. 稿件上須登寫姓名
 併列詳細地址
 4. 來稿請寄至西安
 城內三不什字平社

身體
 一
 部
 有傷
 全身
 痛苦！



燒迹之中居民

亂離之後房
 屋被燬人無棲
 息之所即於燒
 迹中結茅以
 蔽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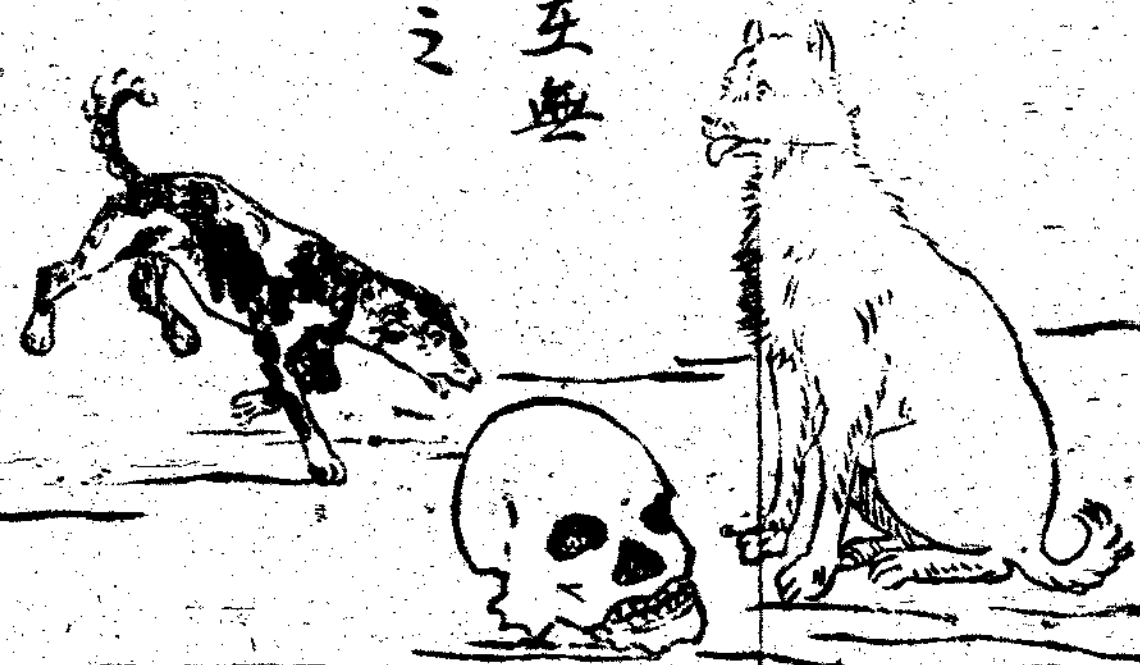
到處瀉聲嗚

飢聲不住
 的叫着
 救神



上幅商賑的分
 是二縣務會稿

餓死在與
 人處之
 災民



歡迎投稿
 本報為宣傳陝西災情起見歡迎
 各地同志投稿如多關於災况之混
 刺畫、抒情畫、漫畫等統希於
 至投寄以光篇幅。

人皆不忍人之



開場白

志眞

現在冰天雪地，災民凍餓交迫大有命在旦夕的慘狀！一方國府賑會及陝賑會代表明密電報如雪片的飛來，都說中央已將八百萬陝賑公債令部速辦，並且由捲煙公債折現五十萬，內配陝五萬元，分給岐扶武興四縣各一萬元，咸鄜醴乾四縣各二千五百元，這真是觀音菩薩救苦救難楊枝甘露普潤無邊了！可是以上各縣的災民，每縣不下五萬，每人平均僅幾毛洋錢，不過只可維持幾天的殘喘，至於其他各縣，現在雖救濟一最小部分，尙不能沾恩的仍是多數；所以非再有大宗款項實在是恐怕「靡有子遺」了。因此我極端希望中央諸公，大發慈悲，早發鉅款，用救待斃的陝民；不然，以後即有大款到來，猶西江之水，已難活涸轍之魚了！同時我還有幾種感想：

(一)盼望中央再派大員來陝觀察災情，若能實地視查，不但可以曉得災情的嚴重，災區的擴

大；並且可以明白某某數縣的災是特別的重，某某數縣的災也是特別的重，某某數縣是較輕一點，某某數縣是……對於災情若能明瞭，分配散放自有依據了。

(二)盼望京會特簡大員來陝，督同分配賑款，並且督同散放，不但可以鄭重其事，並且可消除一切誤會。

總之：辦賑均應以慈悲救人為前提，無論是陝西人或中國人，或是外國人，凡熱心慈善事業的，希望對於陝災有一分力，便盡一分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大家快快都廣行方便。普作功德吧！

足食運動

民食委員會，為提倡人民積穀起見，曾建議中央，舉行足食宣傳週，經議決于一月間舉行，由中央宣傳部擬具宣傳小冊題目，分交各專門委員起草，現已起草完畢，該會特召集各委員會議，規定宣傳經費，呈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其舉行日期，待籌備完竣，在青黃不接時舉行，并分令各省市縣，由各該地黨部，會同民衆團體，從速籌備云。

論 壇

關於災後(?)土地問題的問題

晴梵

- 一 要研究土地問題須要認清對象與時代
- 二 小農業的土地經濟在災荒中之特殊的崩潰即是封建社會的崩潰
- 三 小農業社會的沒落是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之必然現象
- 四 現在是否尚在災中抑在災後小農業社會是否尚有或可恢復其購買力之可能
- 五 解決土地問題要國家有根本的方法決不是簡單的問題
- 六 土地要集體化使農作機器化並適應現代的生產方法

陳子堅君提出災後的土地問題；其略云「……富商大賈，土豪劣紳，利用地價之底落，巧爲金錢之操縱，坐食之人，變爲地主，力田嗇夫，轉爲佃農，馴致形成貧富立分，階級懸殊……」又云「……擬將民國十七八九等年，人民在荒災下成立之買賣田地契約，均將地價作爲貸款，以二分或三分行息，即以所賣之田地，作爲抵押品，限于民國二十三年以內，無論地權轉移于何人之手，均可由原售主，算同本利，備價贖取……」(全文見一月九日西安日

報」此不但是表同情于罹厄的同胞，實亦一救濟貧乏的方法，隨由西安日報聽松君加以研究，提出利息，年限，贖取手續的三項（見西安日報一月九日十日社評）默夫君又特別提出土地與災後（見西安日報一月二十二時評）但是，我們要研究土地問題，須以**認清時代**，

認清對象爲先決條件，因爲災荒固有可以置造大地主的機會，然非所語與這次的災荒。陝西的社會情形，不但不同于贛，湘，實亦不同於豫，甘，而陝西之關中道更不同於南山，贛湘諸省。誠如聽松君所言，因受了匪患，使地價低落，地權漸歸于資本家的手中，（其實湘贛兩省，早有大地主，其匪患之鉅者，是因大地主所致）即豫，甘亦因過去的天災與人事，更不乏地主佃農的界限，陝西南山的興漢兩屬，實亦如之（近年江浙因大農場的產生，土地遂集體化，是進化的，與此不同）關中道四十四縣，在過去最近的歷史上，曾數遇極慘酷的災害，如清，咸豐，同治間的回亂，光緒三年，二十六年的旱災，千里彫弊，雞犬無聲，然亦未見若何大地主的產生，即大荔之趙，鳳翔之周，岐山之馬，渭南之常，郃陽之王，要皆富商，然均專從事于商業的活動，即使有收買土地之動機與機會，亦皆在他省而不在陝西，如韓城之賈，則購買田地于河南之賒旗店，郃陽之賀，則購買田地于隴南之文階，民元而後，新軍閥產生，始以政治的力量，有在盩鄠一帶收買水田者，在大荔一帶收買貧郭之肥田者

，然不過數人而已，收買田地的數量，亦不過數十頃而已（每百畝爲一頃）政變多次，後來者必謂前者爲逆產，充公變價，仍舊歸于小農，良以陝西的農業生產方法毫不改良，大陸氣候，雨量稀少，又經變亂多次的結果，地廣人稀，朝邑之雙泉鎮東迄雷村，平原百餘里，光緒間猶是荒蕪，後經魯豫客民移來，乃漸開墾，雷村至今尙多荒地，三原高陵一帶，尤多客民之墾田。但其田賦，異常之重，復加以官署的雜差苛徭（較河南田賦，實有一與二十以上之比例，河南每百畝，納賦不過二十元。陝西近年每一畝正賦及雜差，竟納二元至四五元）其他各種派款，除省城由商戶担任外，各縣則完全按照地畝徵收，至租田規例，普通每年每畝麥一斗，或一斗五升，多不過二斗（潞鄆水田，不在此例）歉年猶得減成。其租田的手續，是契約的，並無主從之分，所以田非自耕，不但無生利之可言，即納賦亦有不足，其大家庭有兄弟兩人以上者，必一農一小商或一小工，無農則食料無由所出，無商工則經濟不足資其活動（即農業的副業）手工業）其租田與人的，不是寡婦孤兒，家無長男。即小家庭的男子經商作工於外的（陝西普通婦女職務是烹飪織紡，不多加入農作，偶有之，亦非普遍的）租人田的，不必定是無產階級，不過于自己田地以外加增的工作範圍。再說到田地賣買典當的交易，常年實無若大之變化，固不易買，更不易賣，勤儉節省，則買田，懶惰浪費，則賣田，農人終歲辛勤，年豐則穀賤，穀貴則收穫數量減少，故其儲蓄也甚難。吾鄉諺語有云，「若要發，生

意合莊稼」。(發即富裕，生意即商業)此每一個家庭中必有數種職業的原素，(即農業不能無副業)如有儲蓄，必屬專商業者。然商業者，一有餘裕，則又擴充其本業務的商業。所以每年的土地交易無多，若一調查其各縣的地契稅額，即可知之，(馮系軍閥強迫人民無論新舊房地契，皆須印契，不在此例)又有一特殊情形，外縣的土地賣買多而典當少，長安附近農民，每到廢歷冬至以後，清明以前，爲之轉當田地，以活動其經濟，其中較爲複雜，有所謂「猪娃兒不離圈」者，當田於他人，已復租之即變相的貸款抵押。有所謂「皮襖套褐衫」者，則一田數當。所以陝西通常稱富人曰「房主」，而不曰「地主」，實因省城及各縣的街房(商戶所居者)除商戶有自備者之外，泰半爲富人所有權，而其土地，仍均衡的在小農手中，隨便到各地考查，普通大家族，有田不過百畝，其多者亦不過數百畝，而小家族然亦有十畝八畝三畝五畝，況各縣各村落，皆屬「聚族而居」，不似他省之「五方雜處」遷徙無定，倘有一墮落的，則族中不齒，無田者，則族中擯棄之，加以徽號曰，「謝土神矣」。以上皆屬過去的普通現象，迨到近四年中，處于馮系軍閥鐵蹄之下，派款，搜麥，要車，徵兵，舉凡鄉間之一草一木，亦被搜括淨盡，極貧者猶且不免，而況富商大賈，土豪劣紳呢？加以自然界之壓迫，三年六料，未曾收穫隻粒，死亡，流落，早已屍骸滿道，廬舍邱墟，據振災會調查，西路各縣一千餘戶之大村落，(如絳帳鎮等)存者不過數十戶，荒草塞途，一過咸陽，幾不能認識舊日的軌

道。滿目荒涼。數百里不見炊煙，尙何有土地賣買交易？東路各縣，間亦有交易者，然不過極少數量，如謂省城內之大商，有藉低價機會，收買土地的，則據總商會報告，當民十五前，商戶註冊者共四千有奇，十五年長期被圍後，所餘者兩千戶，今則僅有六百餘戶，其商業之彫零，亦不問可知，又何有購買力的可能，况馮軍派款，仍援例按照地畝徵收，土豪劣紳之狡黠，豈有不爲較量，土地到手，尙未獲租，先納重賦苛差，無論土劣不爲，即吾人亦不願爲，不多幾日，聽得同鄉，有在災荒中，非以經濟的壓迫，乃因政治的壓迫，（重賦苛差）欲以低價賣田者，經年不能覓得買主，甚至有以無貸價的，祇求免納賦差，而欲賣田者，亦不可得，如謂有大農場之產生，使土地成爲集體化，實爲求之而不得，然尙無此眼光，再以時代之言，農業社會是有他的副業——手工業，在過去的幾次大災荒後，（光緒三年二十六年）尙能恢復其小農經濟，是因帝國主義者之勢力，未曾波及于內地，得以經過若干年而有恢復其經濟的可能，但是歐戰以後，帝國主義者在世界所未瓜分的市場，祇有中國，所以拚命的拓殖資本，銷售商品，內地的小農業社會的副業——手工業，已被權殘無餘，這更是一次大災荒中特有的客觀原因，所以我們要在對象的聯繫中去觀察對象，不要在腦海中將對象孤立起來。小農業的土地經濟，因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兩重壓迫，所以在這次大災荒中，纔有此特殊的崩潰現象，這就是封建社會的崩潰。

小農業社會的沒落，既成爲必然的現象，所以我們亦不能爲之作消極的惋惜，西諺云：「莫有奴隸制度，就莫有羅馬文明。」換一句話說：「莫有近代的貨銀制度，就不會有近代式的文明」，實在就是社會進程中應有的現象，我們不能因封建社會的破壞，目擊其痛苦，不爲去作適應時代的生產手段以追求，而偏要開倒車，作復古的運動，豈不是可笑呢？

即退一步言之，認爲有富商大賈，土豪劣紳，以低價收買土地，認爲以原賣價作爲借貸，准其於限期內加利贖取，是爲救濟小農，不流作佃戶的無上法門，但是小農業的副業——手工業，既被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風馳浪捲的摧殘無餘，加以目前尙在災中——麥子收穫後始可謂之爲災後，我們真不知小農果何能恢復其經濟原有的狀況，足以有贖取的——購買力的可能。再加以二分或三分的高利率（陳君所擬）（但各大埠儲蓄銀行利率均爲七八厘），即不以複利計算，三年的期間，子等於母，將恐低價轉成高價，既有土地抵押品的保障，又有高利率的收入，富商大賈，土豪劣紳，又何不樂爲之呢？我們本此提案，恐爲小農謀的，實不啻爲富商大賈，土豪劣紳謀，且更恐土劣利用機會，名爲農民贖取，實爲他人壟斷，以滋擾社會！

再退一步言之，認爲所限的期間內，小農能有購買力，更盡數能贖還其災中所賣的土地，但是世界各國的農業，早已一日千里的長足進步，而其農產物，又以廉價輸入中國，開拓市場，即如美國麵粉一項，遠涉重洋，到上海時，亦祇每袋售洋兩元幾角，倘不是交通不便

，賦稅頗重（裁釐以前）轉運內地，再加增其價格，能有幾何？試問內地小農，所產的麥子，品質，數量，價格，能否與之競爭，此更不待研究的，江浙的農場，西北亦恐不能與之角逐（紹興一縣每年所用肥田粉的價額，在二百萬元以上，就可知其農業之發達，）當然是內地小農經濟仍舊是要崩潰的，此所以要在對象的聯繫中觀察對象，我們不是富商大賈，更不是士豪劣紳，不但看到鼻子以外，而且看到全世界！（參看默夫君時評）

總理說：「耕者有其田」，是國家對土地，必有精確的研究，均衡的分配，現在全國統一，和平告成，於最短期間，所招集的國民會議中，「土地問題」，當然列入議案，然後纔有根本的解決，決不是使之於限期內，以賣為當的，准其贖取，即可謂之為「平均地權」，即可使貧富不分化！階級不懸殊！

然後再談到我們的主張，**是土地要集體化，農作機器化，並適應現代的生產方法**，英，美，日本各國的農業，固堪效法，而蘇俄的農機局，更可為他山的借鏡；（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八號，「蘇俄式的新農場」一文）即如奧底沙附近的農人所耕的農場，實較美國現在流行的新式農場為尤新，其地農民，前年猶沿用家製農具，從事耕種，現在已經受賴得外村之洗禮，兩家一馬之伙耕制，於一年之中，全行絕迹，今日國家之農機局位於農村之中心點，與七十六農村訂立合同，為之耕種，除瑣碎雜務由農人手

足工作外，凡種，剷，耘，割，打，均由農機任之，農機局更爲精選種子，以及法蘭西之葡萄樹蘋果樹，牛，羊，雞，鴨，以促進農業之發展，此實爲一十萬五千英畝的機器農場，其中有機器廠，農機儲藏庫，工人寢室，辦公室，俱樂部，中央膳堂，更有農業專家，精使福德與開婁萊的農機，輪流至各村中，指導農人使用農機之法，每年冬季，各鄉村更選拔青年，入局學習機器，夏日則復歸田畝工作，以與底沙的情形論，三年不收，人無食，馬日減，以致全境陷於貧困，而農機局一成立，竟改其頹敗現象，日臻繁榮，其功效之大，不僅在此，更可以促進文化，設立衛生陳列館，育嬰館，形成財政中心，儼若銀行支部，辦理利於鄉村農民的各種事業，所有原始式之農夫，盡受農機局之支配，而成一大工廠制度，蓋農機局以組織，爲國家與私人之股分公司，如果現在陝西的農人有贖取賣過田地的可能，將來又何嘗不可提倡合股組織公司，採用機器生產，以增進生產力，而更可以禦防帝國主義者之廉價的農產物之輸入，豈不是適應現代的生產方法，而促進社會進化，及救濟貧乏的良方嗎？至於金融，物價，人口，需要與供給，皆與土地有關聯，以及將來農機局之組織，均待研究，容暇時敘之。

一月二十日於長安盧進士巷之晴樓

墾荒問題！

靜慈

陝西交通閉塞，生產衰落，在平常農業經濟並無充分具足的發展，一般農民不過僅求目前安適的生活，絕無顧慮到久遠，除耕作的田地，差足自給，即抱『知足常樂』的心理，所以一遇到荒年，需要供給，懸殊太甚，馬上就發生餓死人的慘劇，鬧得廣田自荒，沃壤鞠爲茂草，而所謂官荒自然荒的荒地，當然永遠是荒蕪的。

現在救災的，都注意到墾荒問題了，災後無主的荒田，連阡接隴，觸目皆是，一般貧農，雖欲從事耕耘，不但中間糾葛枝生，而且沒有力量，如購買農具，及牛，種，等問題，着實無法籌措，况種地有糧，預徵的尾欠，各縣都鬧得一塌糊塗，有些貧農，爲了這個問題，甯棄田地不耕，不敢負擔這些拖累，連自己的土地都不要，何能再討麻煩，去接受別人荒蕪的土地，這的確是刻下陝中各縣普遍的現相！

所以我們談到墾荒的問題，就馬上要牽及土地的問題，田賦的問題，要是土地同田賦的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這墾荒問題，到底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要解決這問題，先要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去做，凡事都須顧及到客觀環境上確切的事實，萬不能拿理論去武

斷一切的，

我們現在所談的墾荒問題，是要開墾荒地，替失業的貧農，用政治的力量，扶助其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獨立。因為西北是農業的社會，陝西因荒災而農業社會已破產，為救災救濟計，除了發展農業經濟，一切建設都談不到，這就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墾荒問題，因為非此不能使農產增加，人民生計的安定。

陝西因為多年政治黑暗，人民久受着封建軍閥的壓榨，生產率因而銳減，貧困已經成了這個過程中的主要特質，加以三年荒旱，失了土地的農民，全成了游民，——還是環境驅使，不得不避痛苦而放棄自己所有權，其他尙能保有一塊土地自耕或半耕的小農，也因為種種的壓迫而不得不拋棄其土地而流於游民的地位，把自己的土地完全任其荒廢，至於積極的集中於地主，高利貸的商人，和軍閥官僚及一般富農的手裏，在事實上實在是很少的。

因為這樣情形，我們才要積極的來討論這墾荒問題，並要拿事實來解決這問題。墾的是災後的荒田，利用的就是災後失業的災民，至於如何利用他們去墾荒，還是要適應客觀環境的事實，用政治和法律以求其解決，而達到「耕者要有其田」的實現！這並不是現在抱着風涼態度的人們拿着他們刻薄銳小的眼光，鄙責一切，不顧事實，把陝西幾乎當做了沙漠裏渺無人跡的，像資本國際帝國主義者，到了非澳等地，把土著全沒在他們眼窩裏攔，就馬上「

關草萊，任土地』的幹起來，要遂他們的佔領慾顯出他們的本領萬能。這就失了墾荒問題的原有目的了！中國至今一切尙無中心，前途的繁榮，都是全要大家努力的，我們都是過程中的災民，要荷起鋤頭，共同開闢自己的樂園，總得本着『親愛精誠』的遺訓，往前做去！萬不要戴着盲昧而不戴着眼鏡，全看不見陝西的災民，隨隨便便地不顧事實來武斷，竟然把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鄭白二渠的偉績，周秦漢唐兩千多年的文化，完全忘掉。把開墾災後的荒田，造福災民，開發西北富源，發展國民經濟，這許多偉大的革命建設，反弄成了適得其反。當作在戈壁沙漠，渺無人迹，借着墾荒的名目，想來開墾一切，鬧出沒有資本沒有飯吃，還要藉着飢餓災民的力量來墾荒的笑話！

『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已』這是我們陝西人的通病，既然遭了三年旱荒，被馮系軍閥摧殘得一點生氣都無，餓死同胞三百多萬，荒蕪的土地真不知道有多少！現在總得自己覺悟，自己努力，增加自己的生產，開墾自己的荒田，以求自己生活的安定！再不要教人到陝西，感覺是沙漠的荒涼。要知凡事都是要自己努力的，我們雖說是經濟破產，究竟還有一千多萬的未死災黎哩！這其中還不少革命的先覺，建設的工程師……況且還有許多外來的好朋友，來幫助我們，我們再不要精神渙散，意志薄弱，忘了自己墾荒的責任，見着人說：『有勞！有勞！頓開茅塞』一派沒出息的話！

二〇，一，二十二，晚於新城總部秘書處，

党晴梵先生醫書助振

潤格

對聯……每付大洋四元

單條……同右

橫披……同右

中堂……每副大洋六元

屏條……每條大洋二元

牌匾……每字大洋二元 署名外加大洋二元

墓誌……每件大洋五十元 以五百字為限 逾五百字加倍

以上所定行草楷書潤格篆隸加倍

注意

凡索書者墨費加一筆資先惠劣紙不書
潤格多寡完全捐入陝西振務會

收件處

……民衆大街古雅齋文藝齋

……長安黃社安盧進士巷五號

陝西省振務會代啟

◎專件◎

陝西建設廳歡迎國內及華僑實業家來陝

投資與辦各項實業啟

中國爲地大物博之邦，生產之蕃，土蘊之富，早已譽滿寰球，聲騰世界，有清末造，海禁大開，東南各省，得風氣之先，工商之改良，實業之振興，設計指導，大有人在。以故物質文化，日有進益，民生裕如，西北莫逮，陝省據黃河之上游，扼西北之衝要，山脈縱橫，地多未發之寶，風俗醇樸，人盡有爲之夫，乃以交通不便，輪楫鮮通，遂致故步自封，儼同化外。近數年來，遭軍事之擾攘，與饑饉之類仍，民生凋敝，達于極點。剝極求復，惟有振興實業，開發寶藏，或可永免浩劫，媲美東南也。查陝西土厚山高，蘊藏至富，若延長之石油，若鎮安之銅鐵，若神木之番鹼，若鎮坪之石棉，若商縣之筆鉛，若橫山之石板，若韓鄆澄白同官永壽之煤炭，皆歷經中外人士之探訪

調查，認爲含量最富而最有希望者也。今則省民無若大資本，僅以人力採取些微，以求蠅頭之利，貨棄於地，不亦大可惜乎？關中棉花，推爲國產第一，涇渭流域，無處不宜植棉。而八百里間，曾無一新式巨大之紡織廠以容納此原料，而衣被西北，使多數無告民衆，仍過其啼饑號寒之生活，不亦大可哀乎？牛羊牧畜，陝北最蕃，皮毛骨角，誰能利用？森林山貨，陝南最多，巖壑幽深，誰爲轉輸？龍門水力，披山撼樹，利用發電，誰爲之倡？米麥豆菽，無地不宜，設廠精造，誰爲之基？凡此種種，均陝西有利之事業，亦西北文明之發端。本廳職司建設，責重造產，略劫後之餘灰，心驚巧婦，想來日之大難，恩募愚公。省庫空虛，既無財以億中，民生疲憊，擬借資以成全。現備開鑛設廠之法，敬候被髮纓冠之救。凡我國內同族國外僑胞之熱心祖國實業，關懷西北民生者，請即來陝投資，以圖兩利。本廳對於有志實業之同胞，無不格外歡迎。如有心切富國志願投資者，請即指定一項事業，或農或林，或

鑄成工，逕向本廳垂詢，自當詳細答復，即有親臨陝境，從事調查者亦必竭盡棉力輔助一切，務使全陝利源，得君力而大啓，三輔遺黎，賴公等以全生，既膺政府隆厚之褒典，復受民衆慰快之謳歌，豈不懿歟！昔

總理有言：「中國欲發展實業，其問題己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而在欲不欲」國內同胞乎！國外僑胞乎！聞此遺訓，翹首西北，亦有興起者乎？謹布蕪詞，用表歡迎，維祈

惠鑒！

陝西省建設廳謹啓 二十年一月十五日

與李儀祉先生論陝南水利書

儀祉先生惠鑒，近讀十二月二日天津大公報，載尊著

「陝西水利工程之急要二文，計畫關中道水利，極詳且盡，非圖切民瘼而經驗宏富者其言易克臻此，迴環維繡，無任欽佩，惟先生謂「陝南漢水流域，水利尙興，故雖旱不

饑」，徵諸陝南實際情形則適得其反，蓋先生離陝日久，又未親至陝南二十五縣查勘，語有未符，不足爲病，竊思先生慮懷若谷，且負有統籌全陝水利之職責，陝南地理實際情形，諒所樂聞，茲特詳述於次，幸垂察焉。

陝南處秦嶺巴山之間，萬山叢雜，土質瘠礧，嘉陵江縱貫略陽寧羌二縣入川，夾山急流，有害無利，漢江源出嶓冢本分二支一自寧羌魏北烈金塢（古樞冢導漾處）流來；一自略陽東北觀音寺沮水流入沔縣會合，始稱漢江，橫穿舊漢中府十二邑，與安府九邑，東流至湖北，注入長江，下游沿岸，山嶺縱橫，峻巖峭壁，無地可溉，其上游如沔縣西郿，南鄭城固北部，洋縣褒城南部，雖有沖淤平地，而江水氾濫，兩岸盡成沙灘，居民尤苦水患，其不能灌溉可知，然而陝南不因漢江無灌溉之利，即絕無水利可言也，山縣農民於湖谷兩旁，因地制宜，設計引水，溉田種稻，頗有微利，其有平地縣分，如沔縣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等縣，開渠引流，築堰蓄水，而灌田數千頃者，其利可謂大

矣，惟此堰田之水，來自澗谷，非旱澇不變者，其水之大，恒視雨量之多寡為移轉，是故澇則水溢，旱則水涸，每見小旱之年，堰塘水缺，農民因爭水涉訟，案積如山，釀成殺人重罪者，比比皆是，自民國十六年以來，陝南亢旱，以至於今，嘉陵漢江兩巨流，皆呈涸象，山澗之水，更涸竭無餘，山縣農田乾涸無論矣，即恃以成堰之澗谷細水，三年以來，早無斷流，所以釀成空前大災，死亡逾數十萬，漢中華洋救災會西電之報告，平津報章之披露，中外人士同深惻憫，前者華北慈善聯合會派委馬君燦齋君曙明赴陝南查災，且有詳細報告，並攝製各種慘傷像片，尤足證明災重，刻下陝南土匪遍地，不可收拾，皆子遺災民之挺而走險者，「果若雖旱不饑」，何至現象若此，至於陝南待興之水利，約分三點：（一）濬江，嘉陵江之下游險灘林立，江水漲發，其流多滯，上游沿岸田地，致多氾濫，若疏而通之，舟楫無阻，不但農民無氾濫之憂，商乘亦可期蒸蒸日上，（二）鑿井，陝南二十五縣，除南城

洋西襄沔六縣有平地外，其餘十九縣，盡在山中，地瘠人稠，一年之稔，僅供一年之食，每遇荒旱，束手無策，救濟之道，莫若多鑿新式機井，使旱地有法澆水，而稻田乾涸，有水灌救，夫然後始可雖旱不饑，（三）修堰，上述六縣堰塘，考係漢時蕭何創築，宋代重修，以至於今，年久崩壞，續修無人，每年需水之際，農民約日聚集，荷鋤負石，填塞水口，偶一失足，葬身魚腹，填堰殞命者，時有所聞，若逢雨澇水洪，旋填旋崩，且堰底淤積過高，填塞愈趨困難，蓄水減少，灌田有限，若用新法堅築堰堤，一勞永逸，水量增加，可多灌田一倍以上，則蕭何之功，不能專美於前矣，至懇先生以籌辦關中水利之精神，兼籌陝南之水利，俾秦嶺以南之災民，獲享幸福，不再向隅泣悲，功德無量，感戴無既矣，旅平陝西漢中十二邑救災總會

薩托民生渠合同草稿

茲以綏遠地方，氣候乾燥，近年來復以天災人禍，民食告匱，饑饉載道，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以下簡稱

總會)于籌振之外，復爲實施工賑，預防旱災起見，并承綏遠省政府(以下簡稱省府)之委託，墊款補助，開鑿薩托民生渠，以利灌溉，而裕民生，爰經總會暨省府雙方訂立合同如左、

計 開

- 一，目的，爲在綏省之包頭薩縣托縣境內，開鑿渠道，引黃河水灌溉農田，所有工程上設置，包括幹渠支渠，幹支渠閘門，以及必需之橋梁梯槽水壩，抽機器，等項，
 - 二，款額，(甲)省府指撥之數，爲中華民國幣二十萬元，本
- 合同成立時，由省府先撥半數，計洋十萬元，交田總會接受，以備支付，其餘半數，計洋十萬元，儘本會合同成立後，兩個月內照撥之(乙)總會墊借之數，爲中華民國幣二十四萬元，內計現款十七萬元，及在省平糶額價至少七萬元，(丙)上列兩項外，工程所需款項，不敷之數，應由省府暨總會雙方竭力籌措之。
- 三，墊款，所有現時及日後總會加入之款項，悉係借墊性

- 質，本渠一切收入，除去經常費必需之修繕費，總會墊款之息金，以及業經總會承認之其他合理費用之後，悉數撥回總會以維賑款，以總會墊款及息金完全歸清爲止，其利率在首先之五年內，定爲年息八厘，以後每二年遞增半厘，最高以一分一厘爲度，此項債務，即以本渠全部爲抵押品，
- 四，工程及管理，由總會計畫並建築之，渠成以後，所有管理暨營業之責，在水渠公會未成立以前，委託總會擔任之，公會之組織另訂之
 - 五，公會，上條所指管理營業等責任，在債務清了後，由總會會同省府設法組織水渠公會，俾得接收管業而資永久，
 - 六，免稅，所有此工程時期，必需之材料工具等項，以及渠成後，債務未清以前，營業及管理上之一切材料工具，省府准予豁免一切捐稅，及各種營業捐項。
 - 七，地價，所有幹支各渠，以及一切附屬品所占之地地價

畝，悉由省府協助收用之，并由省府按照現時地價依據總會工程所發收用土地報告，填發地價憑單，發交原地主收執，此項憑單，將來在本渠收入項下，指發專款，分年收回之，

八、保護，工程時期，一切人員，原料，款項，以及渠成後之全渠生財，人員，款項，均由省府完全担任保護之責。

九、附件，本渠主要目的，係為增長農產，減少天災，所以全渠灌溉區境內，不准種植罌粟，設有違犯是項禁例者，省府担任依法，予以最嚴厲之處置，

十、合同本台同由省府總會雙方代表鑑印成立，并由綏省

農民代表及商會副署作證，合同全文共繕四份，省府總會及農民代表商會各執一份存證，

綏遠省政府代表人

徐永昌
馮 曠

中華國洋義

代表人

章元善
艾德敷

賑救災總會

見證

綏遠農民代表人 閻 肅

李正樂

綏遠商會代表人 樊培基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六日

立于歸化

全國足食運動宣傳週

中央宣傳部，以本年各處米糧雖告豐收，但對民衆積穀問題，頗爲注意，由民食委員會，議決舉行足食運動宣傳週，並規定由中央通令各省市區黨部，會同各地方政府籌辦，俾擴大宣傳，使全國注意積穀，由民食會專門委員擬具宣傳小冊，原定二十年一月間舉行，嗣以籌備時間關係，須視籌備情形如何，臨時再行決定，至宣傳品，限各委於十九年內一律呈送中央宣傳部，俾由中央令交各省市遵照辦理，以便全國同時舉行云

法 規

陝西省振務會駐京辦事處簡章

(一)名稱：本處由陝西省振務會委員在京組織，定名曰陝西省振務會駐京辦事處。

(二)職責：本處職務如左：

- 1 關於政府發給陝災振款振品之領兌事項；
 - 2 關於各處捐助陝災振款振品之收兌事項；
 - 3 代辦陝西省振務會及各處委托凡關於陝災事項。
- (三)人員：本處人員如左：
- 1 代表 代表二人，由陝西省振務會延聘，一人專辦交涉，一人專辦收兌振款事。
 - 2 理事 理事一人，由陝西省振務會委任，協助代表，專任收管繕發文件彙記授款振品振項，遇必要時，得用臨時人員助理事務。

3 顧問 凡駐京陝振會顧問及駐京陝人中關懷振務者，均得聘為本處顧問。

(四) 規程：本處辦事規程由本處另訂之。

(五) 公布：凡代表交涉振款振品及收兌情形，除擇要通告顧問外，須隨時登報公布之。

(六) 經費：本處經費及旅費等項，須由陝西省振務會核發，兌款貼水或得水，須每旬編製報

告表函省振會存查。

附則 本簡章自本處成立公布實行，如有未盡事宜，由本處函陝西省振務會修改之。

省指委會爲陝災呼籲電

日昨省指委會電請海外總支部，及華僑，並張副司令，籌集巨款，賑濟陝災，茲錄二電原文如次：

電一（街略）竊陝西地僻處西北，遠在邊陲，向稱地瘠民貧之區，屢遭兵連禍結之苦，八月之戰禍甫終，四年之荒蕪繼起元氣未復，創痛再受，五穀既未豐登，七料毫無收穫，間有少數禾苗，片段秋田，不經彈雨之冰雹，即遭鋪天之蝗蝻，黃土頓成一色，赤地豈止千里，他如兵災之蹂躪，匪災之劫掠，雪災之凍斃人畜，疫災之傳染老幼，尤爲不一而足，更僕難數，夫以師旅饑饉，固有加而無已，乃竟天災之禍，復紛至而踏來，其時間之久，區域之廣，誠爲空前未有之奇災，從百罕聞之浩劫，奄奄陝黎，方號寒而啼飢，鬼鬼馮道，更羅雀而掘鼠，苛捐雜稅稅三十餘種之多，截糧扣賑，達五萬以上，義粟仁漿，既奪於災民之口，橫征暴斂，更加諸災民之身，取之者三翻五次，不惜敲骨吸髓，受之者千瘡百孔，那甚剝肉醫瘡，以致啖

糠嚼糶，不得一飽，樹皮草根，食之殆盡，老弱轉死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屋舍邊成墟坵，村落幾斷煙火，統計餓斃災民約三百餘萬，販賣婦女，亦二十餘萬，凡此種種，誠爲仁人善士，目不忍觀，耳不忍聞，口不忍言，筆不忍

書，而馮逆竟出其殘忍毒辣之手段，以促成之。幸賴我總理在天之靈，蔣同志服人之德，馮逆肅清，交通恢復，然餓殍載道，聞已冥冥已逝，而哀鴻遍野，尤復嗷嗷待哺，敝會代作庚癸之呼，至希將伯之助，秉承總理遺教接濟不辭，遂恐消滅梗塞，訛謬至于黑白莫辨，傳聞失實，誤爲偶爾青黃不接，用敢揮淚直陳，瀝血泣訴，上公等僑居海外，眷念鄉邦饑溺在抱，仁義爲懷，尙祈鼓吹宣傳，奔走呼籲，冀懇募集巨款，籌湊大宗，則浩劫可立挽回，災荒不難援救，民生不但藉以實現，人道亦將賴以維持，區區之意，請邀垂察，不勝悲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

電二(街略)天禍陝西，加以師旅，因以饑饉，人民粒食固已艱難，逆軍餉糈，又復搜括，室如懸磬，戶鮮蓋藏，賣房屋以充飢，鬻妻子而糊口，三旬九食，數米爲炊，流離失所，餓殍載途，百里一無人蹤，十村九成墟落，哀我同胞，罹此慘劫，八非木石，能無悲傷，貴同志痛瘡乃心，飢溺由已，念三秦黃種之災，助八百紅糧之賑，關輔遼黎，感激無地，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正千鈞一髮之際，再作發棠之請求，更望泛舟之輸粟，謹代災民迫切陳詞，白山在望，無任盼禱，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

于院長函蔣主席報告陝災文

介石主席座前：入關以後，地方災情，真不忍見，恐聞，省西歧鳳及渭北，三年六料，全無收穫，又重以馮係之虐，幾乎無處不哭，無人不痛，逃戶絕戶，觸目皆是；乞兒餓孀，無地無之，此種情形，墨三逸民，曾親履其境，皆痛哭而返，真人間地獄也，此間各界，推逸民入京，請求賑款，弟意債票未發以前，中央再能籌墊若干，則天寒

歲暮之時，全活必多矣，專肅，敬頌年安，于右任。

朱子橋函蔣主席爲陝災乞賑文

介公主席閣下：陝罹浩劫，六料不登，中間備遭匪旱，蝗雹狼鼠等災，瀾所口擊者，如武功，興平，咸陽，醴泉，扶風，乾鄜等縣，人民死亡過半，村舍夷作荒邱，廓縣一邑，經掩埋無主屍骸達萬餘具，他處可想，嘗泫之厲，往昔罕聞，瀾於平浦遼寧一帶，募集賑款六十餘萬散於急賑，設置粥廠，然杯水車薪，殊難有濟，現值隆冬，飢寒交迫，若不急求賑濟，則殍殣相接，即在指顧，軫念前途，爲之雪涕，瀾力薄心疚，難爲政府多宣德意，前聞中央有發行陝災公債八百萬之議，福音傳來，百萬災黎，延企鶴候，于右任院長到陝，帶到賑款二十萬業經省賑會散放，先聲所播，獲望來蘇，中央際此統一大業，克告完成，關於賑災善政，溥海瞻望，瀾尤有願請者，切望此項公債賑災，火速頒到，救災救溺，殍難稍緩且夕，月前何敬之願墨三兩主任，先後蒞陝，察看災情，度已多所上達，

頃瀾陪胡逸民委員自災區歸來，以接洽引涇工程材料運輸等事，必須趨返平津，謹拜託胡委員於赴京晉謁時，代申所請。敬希憫念子遺，早蘇溝瘠，臨穎沾襟曷勝頂祝。祇以奉肅，敬頌政祺，朱慶瀾謹上。

京振會致省振會之三電

○陝西省賑務會助鑒：本會此次分配貴省賑款五萬元，已於(十)日電達貴會，並就災重各區核配數目，具領施賑存案，現此項賑款，已據貴會秘代表祖齡請領，即日匯陝，賑濟嚴冬冽寒中之災黎，賑務委員會元(十三日)二，

○陝西省賑務會助鑒：續元一，災黎凍餒而死者，不知凡幾，前擬辦法，是否可行，敬乞裁賜電示，以便早日核放，而資救濟，是所切荷，

賑務委員會元(十三日)二，

○陝西省賑務會助鑒：各地辦理賑務情形，及今後施賑計劃，本會亟須明瞭，合亟電達查照，將十九年辦理賑務報告及二十年施賑計劃，從速造送到會，以資考核，為荷，賑務委員會元(十三日)

三，

楊主席覆西安紅卍字會函

逕覆者：頃接來函以北平總會籌辦陝西省冬振棉衣褲褲貳千件，囑轉電財鐵兩部，電話平漢隴海路局，免稅免費等因，除分電財政鐵道兩部查照，並轉飭各該路局遵照外相應函覆，即希查照為荷。

省振會呼籲振款之八電

(電一)南京賑務委員會許主席鈞鑒：陝災危迫，聞不容髮，頃聞鈞會領到捲煙公債一百萬元，伏懇俯念陝省災情特重，正在危急之時，請從優提前配撥，早為匯陝，以救燃眉，是所切盼，謹電，陝西省賑務會條(十七)印，

(電二)南京監察院于院長鈞鑒：轉焦員堂，李子逸，茹卓亭，立丞先生，暨諸同鄉先生鑒：頃聞賑務委員會，領到捲煙公債一百萬元，擬分贖，豫，甘，陝，懇祈協力，向賑委會接洽，將此項公債，從優分配，早日匯陝，是所切盼，除已電賑委會外，謹電，陝西省賑務會，

(電三)南京賑務委員會，秘代表夢九轉胡代表逸民先

生助鑒：真電奉悉，謹代表深感悲懷，此間大雪，飢寒交迫，災重縣區，餓殍載途，普救無力，慘目痛心！關於陝災公債八百萬元，已由本會電催國府暨各院部早日發行，仍望我兄俯念災黎，鼎力催促，以期速撥。爲荷，此覆陝西省振會庚寄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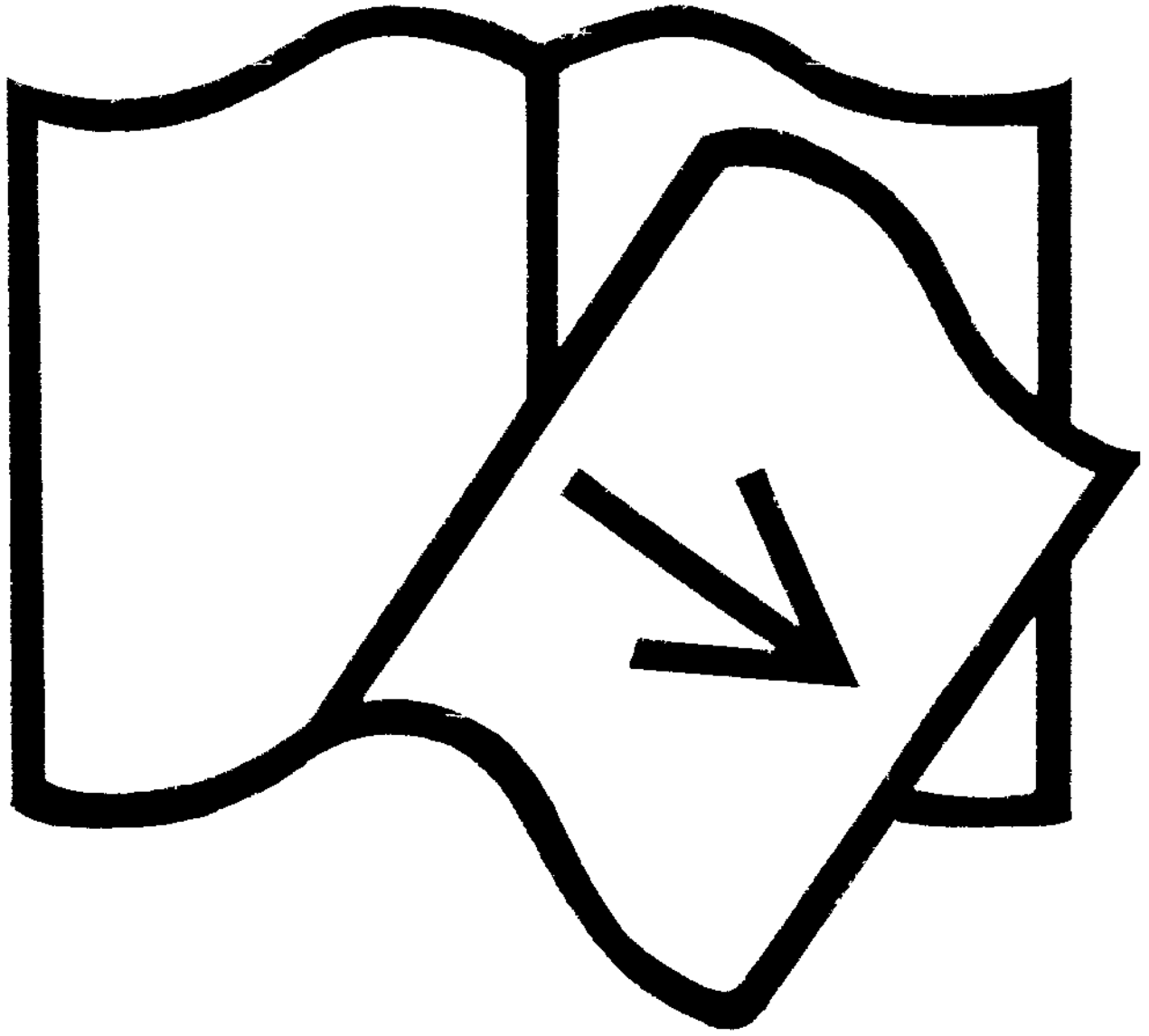
(電四)南京振務委員會轉胡代表逸民先生助鑒：密刪(十五日)奉悉，極感熱忱。惟陝災危迫，急待振濟，一髮千鈞，萬難再緩。懇於宋部長返京時，鼎力交涉，早沛殊恩，是所切盼。專此奉覆，諸祈惠督陝振會弟康寄遙篠印。

(電五)南京監察院于院長鈞鑒：轉焦易堂，郝夢九，李子逸，茹卓亭，胡逸民諸先生鑒：大雪嚴寒，陝災愈危，各縣粥廠，容納無多。災民紛向省垣乞振，街衢餓斃日言所聞。若不急爲救濟。死亡不堪設想。伏懇俯念災民，合力呼籲，催請將八百萬元公債，刻即發行，以救急迫，是所至盼。謹電。陝西省賑務會篠印。

(電六)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各院長，各部長，振務委員會許主席鈞鑒：大雪嚴寒，陝災愈危。各縣災民，紛紛向省垣乞振。近日各縣最重災區，餓斃者日有所聞，本會負此重責，心餘力絀，悚惶莫名。伏懇鈞座俯憫災黎，值此一髮千鈞之際，有振則生，無振則死，速將准撥陝西公債八百萬元，刻日發行，以救此待斃子遺，臨電迫切，佇立以泣。謹電，陝西省振務會印。

(電七)南京何主任敬之願主任呈三助鑒：陝災較前更爲嚴重，連日大雪，飢寒交迫，西路渭北數縣，雖設有粥廠而每縣僅止一二，不能普及，以致災民紛向省垣乞振，通衢大街，凍餓死者，觸目傷心。伏念鈞座慈悲爲懷，且又洞悉陝災確情，敬懇對於應分振款，設法請求，爲陝多數分配，以救待斃子遺格外鴻施，深所盼禱。專此電懇，伏乞垂憫。陝西省振務會印。

(電八)南京振務委員會轉郝代表夢九助鑒：連日大雪，寒砭肌骨，省垣街衢，餓斃者日有報告，若不急爲救濟



缺 **5** — **6** 页

，死亡更難設料，敬懇就近接洽催請將八百萬陝振公債，速發匯陝，以救急迫，除電催國府暨各院部外，特電奉懇，諸祈惠督，陝西省振務會印。

省振會致京振會之篠電(一)

南京振務會鈞鑒，元電奉悉，爰電示撥五萬，分配八縣，省會甚表贊同，並撥放急振，業於就日電陳垂詢，是否可行，竊念鈞會既決，自當遵照辦理，並懇對於陝災，從速多撥振款，以濟急需，深為感禱，陝西振務會篠(十七日)。

省振會致京振會之篠電(二)

南京振務會鈞鑒，元電所示，刻已遵覆，惟查乾醴咸鄠等縣，災情嚴重，扶武相若，除乾醴已由孝惠學社仍放急振外，醴鄠數縣，可否由京酌加振款，以普宏施，敬祈卓裁，陝西振務會篠。

省振會請于焦二公協助領兌振款函

逕啓者，時屆嚴冬，陝災益增慘，幸蒙諸公，憫念桑

梓鼎力呼籲，中央始允籌撥陝省振災債票，災民感戴，寧可言宣。茲公推胡逸民為代表，負責向中央交涉，推郝夢九代表領兌振款，並委李潤之協助一切，除分函外敬祈俯賜指導，方便協助，俾得早撥，及時救濟，功德所及誠為無量，謹上。

省振會申謝皖省府協助陝振電

安徽省政府主席慈鑒：頃奉陝政府交下貴省財廳陷日代電，敬悉籌撥陝賑洋二千元，遠量宏慈，曷勝銘感，擬請兌交南京賑務會陝駐京代表郝夢九，用救子道謹電申謝，祈轉財廳查照。陝西省振務會印！

振會主席致焦易堂之刪電

南京立法院焦易堂兄鑒，夢九兄抵京，諒述災况，陝西災重，各界共知，前因振會乏款，與朱子橋商明分任救濟，興武扶岐華北濟生兩會担任。咸醴乾鄠賑會担任，刻在武功已設四廠理改散乾糧，並由賑會為散急賑三千元，棉衣五百套，又設農具貨質所一處，俟有來款當儘先分配知關

並聞，此次五十萬捲煙稅款，爲陝債分五萬覺過少，已專電懇求，仍祈鼎力連合同志，代民請命，務請從優加撥，用普宏慈，陝振會弟康寄遙叩（十五日）

康主席致胡代表之銑電

南京振務會轉胡逸民代表鈞鑒，灰電敬悉，陝西災况，諸仗呼籲，催請賑款，又憑鼎力，災黎感泣，沒齒難忘，此間迭電國府賑會及在京中陝西要人，惻隱之心人所共見，普施甘露，深期從速，仍祈我公，不捨悲懷視力所能，廣作功德，陝西賑會弟康寄遙叩。

嵐皋縣長呈報災情慘狀文

呈爲縷呈災况，詳細列表，懇請速撥賑款，恩救災黎，德同再造事，竊以嵐邑去今兩載，匪亂之後，繼以天災，終則瘟疫遍傳，民衆苦慘，枚不勝言，啓明自入嵐境，經過各保，概係一片焦土，城內居民不足十戶，民房學校政府局會被匪焚拆，狼籍難堪，真是淒涼滿目，啓明於宣誓就職後，卽佈告民衆歸家安業，一面招集各區紳糧，籌

劃善後，一面令飭各保團保約甲，調查民衆受災實在狀況，並由善後維持會推派委員分區復查，以便列表呈報，啓明已於省垣克復後，將辦理緣由及民衆受災大概情形，呈報在案。茲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善後維持會將各員復查民衆受災情形，呈覆前來，詞稱民國十八年正月十九日陳匪定安直搗縣城，急雨飄風，異常迅猛，宋縣長紀功聞風潛逃，城內居民陷人虎口，次日夜半大肆擄掠，火聲炮聲殺聲同時大起，匪衆飽載而東，竄至平利楊柳塢烏鴨一帶，二月十五日東區團總王勉齋堵孟石嶺，匪從正面攻擊，暗遣悍卒由金貓關統道出毛家溝口，團民腹背受敵，殺傷七十一人，奪去快槍二十八支，沿途民房化爲灰燼，匪復佔據縣城，分途搶劫，四月初一日衛縣長虛若調署嵐皋，同魏團長到縣打匪，匪衆尙未出境，軍隊遂返，泣血挽留，白駒難繫，衛縣長滌膽披肝，調各區民團堵白支壩水泗壩玉子坪等處，陳匪知我有備，乃勾結著名之大股土匪王三春合力猛攻，五月初七日陳定安攻開水泗壩王三春攻

開玉平，衛縣長且戰且卻，退至牛心寨，初八日率公安局及中區民團與匪復戰於西窰，互有殺傷，此一役也，泗水灣斑鳩關沿河四吉河花垣佐龍溝等處，已成一片焦土，衛縣長自度衆寡不敵，赴安請援，效包胥秦庭之哭，六月十一日李營長率隊到嵐，是時王匪擾亂於東，陳匪擾亂於西，方期分途痛擊，不幸十七日全軍譁變，衛縣長幾爲亂軍所殺，度嵐無可救藥，隻身西遁，去加黃鶴矣，自此以後我嵐既無政府維持，又無大軍援救，十萬生靈任匪恣擄燒殺無可如何，九月後王雖由西引去，陳又捲土東來，逢人則殺，遇女則淫，見寨即攻，見洞即破，深山窮谷，搜掘一空，鷄豕牛羊，屠殺殆盡，少年婦女自縊者，自刎者，投河者，墮岩者，服毒者，比比皆是，其他瘡痍餘命，逃往隣縣者半，逃往隣省者半。臘月十五日陳匪全都開往南區，復與窮凶極惡慘無人道之候仕俊勾結一處，而旅興一班士紳，明知請軍無益，捨此更無他術，上峯所委之候文化等，均不到差，不已只得哀求高視察德九，委孟廣仁

，請軍援救，今正月初六日魏團長至轄屬之明珠岩，逗遛不前，孟縣長蘭處長率安康保安隊到縣，初十日趙團總與匪戰於關梁，蘭處長與匪戰於木竹塢，均敗績，十二日孟蘭退於安康，魏團聞風而遁，趙團總獨木難支，退至蘭河之大夫莊，二月初八日夜半匪團面包圍，全軍覆沒，隊長尙雨亭，排長唐繼善俱死於戰，此一役也。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天地爲愁，風雲變色，縱橫數百里，貧富數萬家，廬舍村莊付之一炬，四月後嵐暴始無匪跡，災民漸次歸農，居無農，耕無鋤，食無糧，寢無被，穡已逾時期，播種又無糧種，不惟郊關之內一片荒山，而城市蓬蒿亦高與人等，可痛者，匪亂之後繼以天災，淫雨連綿，經月不止不懷山襄林之永，滔天捲地而來，西南兩區受害尤烈，又幸瘟疫大作，全縣受病死亡之數，約計一萬有奇，痛哭之聲，達乎四境，此景此情，真令人耳不忍聞，目不忍睹，我仁憲下車之初，民衆結彩歡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邑有縣長矣，垂有感而泣下者，我仁憲宣誓就職，

與尸休養，免去衙署陋規，剷除污吏積弊，數月以來，不惟薪費全無而且饑殍不繼，尤切念民間，組織善後維持會，分賑務財務團務宣傳業務五股，以求達到恢復舊觀之目的，並派員分區查視災况，茲據各員回稱，已將五區所受慘劫，死亡人數，並公私損失各數目，切實調查清楚，尤可畏者，春季未種，秋固無收，徧野哀鴻，嗷嗷待哺，如不設法賑救，則將來飢民嘯聚，恐不召釀成自由行動，所有調查受災情形，理合陳明鑒核，並請分別轉呈，實為德便，等情據此，啓明前經赴鄉驗團查匪時，順便抽查該會所呈調查各節，委係實在情形，除督飭賑災會職員趕速籌備一切辦法，一俟款到即行親履災區散放賑款外，所有調查嵐皋民衆受災死亡人數，及被匪擄去男女未歸人數，並被水湮沒人民戶數，冲塌橋梁數目，以及被匪焚拆民房學校政府局會各項確實數目，理合分別詳細列表呈請鈞鑒，速撥賑款，救濟災民，實為德便，除逕呈

民政
陝西省政府主席暨財政廳外，謹呈
建設

陝西省賑務會主席康，

計呈費全縣災况一覽表一紙

嵐皋縣長鄭啟明

省振會請郝夢九查收安徽振款電

南京振務會轉郝代表夢九鑑：據安徽財廳電，籌撥賑洋二千元，已電請交閣下，至祈查收兌陝為荷。陝西省振會馬印。

郝代表致康主席之賀電

陝西省賑務會康主席密濤兄勛鑒：元篠兩電敬悉陝災危迫，現值嚴冬風雪，待振尤切，已將最近災情呈請府院，迅發陝災公債，八百萬元以拯子遺，俟奉批示，再為續聞。弟郝祖齡叩賀。

省振會令咸陽等八縣趕造災民名冊電

咸陽，醴泉，興平，乾縣，郿縣，扶風，武功，岐山縣長安均鑒：現奉京賑務會災(十日)電，分配八縣賑款，並由京派員視察散放等因，所有極貧災民花名清冊，自應

提前趕造兩份，除分電外，特此電達，限文到之日，無分晝夜，從速造齊，一份留縣一份送會，以憑散放，毋稍延誤，陝西省賑務會皓（十九日）印。

饒聘卿請滬濟生會振濟饑災電

上海濟生會張賢清朱壽丞諸公鑒：陝省災區，非多春並賑不生，乾醴最急，弟與馭卿，於元日到乾查放，惟醴向隅，諸公救映，周道尋常，敬懇加惠體民，來放冬賑，或春賑，庶期全活，不勝企禱，盼電復，饒鳳瑣由乾叩篠（十七）

陝西華洋分會致上海華洋義賑會電

（銜略）鈞鑒，豪賜萬元，深感宏慈，惟陝災仍烈，慘狀盈目，刻下冰地雪天，凍餓交迫，死亡載道，言之痛心冬賑萬急，勢難稍緩，仍懇鈞會，憫念災黎，再為援手，以救子遺，用竟全功，至為盼禱，陝西華洋義賑會寒印。

鄂縣振務分會呈省振會開採潯隘煤礦文

陝災週報 公牘

呈為懇發鉅款以資工賑而救災黎事，竊屬縣連年旱，瘡痍滿目，而尤以南區近山一帶為最慘查該區毗連終南，東西三十餘里南北十四五里，半屬山坡，雜以沙石，雨潦貝略有收穫，稍旱則盡成石田，在昔歲稔且慮不給，居民大都以樵採為生，值茲連年奇災裸粒不收，一般生路，早已告絕，始則重息稱貸，繼則鬻妻賣子，少壯轉徙流離，老弱填平溝壑，遞演至今，居然十室九墟，荒涼萬狀矣現在雨澤沛降，荒地可耕流離之民，漸圖規復，頽垣敗壁之間，炊煙雖云開起，而懸磬生塵之况，卒歲依然無法，若不速為之所，則劫後餘生何以圖存，屬會職司救濟，安集乏術，茲查屬縣潯洛口釋職溝一帶，舊有煤礦，蘊蓄豐富，日煤質精純，無煙無臭較之潯產遠過，又密邇省垣，運輸亦易，若能實行開採，以之行銷省垣及鄰近各縣，為利甚大，在前清末葉曾經省當道開採，特以辦理失法，中途擱置，年久路涇煤洞圯廢，本年春季由屬會多方籌措，僅得小米五石，撥由建設局督工，將舊有煤洞重新修理，

旋以經濟不繼，未克成功，茲幸省賑務會籌有大宗賑款，根基，否則最低限度，亦非萬元上下不足以策進行，此屬內分工賑一途，藉救災之機會，興利濟之事業，一舉兩得，縣工賑一端大概情形也，謹具上塵，祈即派員調查量工大，法良意美，用將屬縣潯浴口釋戢溝所有煤礦開採工程，小連接鉅款，以資早開，庶實惠均沾，款不虛糜，迫功哀約略估計，須得大洋三萬，方可爲充分之工作，立宏遠之舉，不勝待命之至，除逕呈陝西省政府外，謹呈，

總 理 遺 訓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

要 政府當與人民協力 共謀農業之發展 以足民食

共謀織造之發展 以裕民衣 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

以樂民居 修治道路運河 以利民行

國府訓令行政院速發陝災公債

國府訓令行政院，陝災公債八百萬，前日國府令院遵辦，茲准中執會秘書處函開，以陝災嚴重，待款孔亟，頃奉國務委員諭，函催從速執行等因，令仰該院遵照，迅速辦理具報，

于右任在中央紀念週報告陝災慘况

南京十九日電，中央皓(十九)晨九時，舉行第九五次紀念週，到中委于右任，丁惟汾，陳立夫，馬超俊，陳耀垣，苗培成，暨職員來賓六百餘人，由丁惟汾主席，報告政府裁厘經過，並謂，現應解除人民舊的破壞，籌辦新的建設，次由于右任報告陝災，謂為二三十年來最為痛心之事，關中道及渭北各縣人民，死亡二百餘萬，公開買賣人口，達四十餘萬，此皆政治不良，軍閥橫暴之結果，現在農村破壞，勝跡滅亡，入民流離，房舍成墟，而荒年仍未過去，今年種麥，僅十之二，尙望政府行不忍人之仁政，以救垂斃之陝民云云。

胡逸民向蔣條陳賑濟陝災辦法

胡逸民向蔣條陳賑濟陝災辦法，分急賑平糶工賑恢復農業，第一期需款三百五十萬擬請中央籌墊二百萬，贛省府與各地慈善家籌墊百萬，捐募五十萬，所有籌墊之款，統在發行八百萬賑款公債內歸還，第二期需款六百五十萬，除內百萬仍抵用外，另取賑款公債五百萬，捐募五十萬。

朱子橋赴遼籌募陝賑

省振務會主席康寄遙，近接查良釗由平來電云：省振務會主席密遙兄鑒：灰(十日)真(十一)日兩電敬悉，子橋委員長燕(十日)赴遼視察遼西災况及粥廠，並為陝振設法籌募，旬餘即返，釣兒嘴工程洋灰事，在津接洽，已有眉目，朱委員長上月西路視察災况照片，請速令麗昌印軟片各二份，寄平為盼，查良釗叩。

省府拯救災荒中被騙婦女

省府因本省連年荒歉，加以軍匪盤踞，政繁賦重，一

般貧民，因受天災人禍，無資存活，爲餬口計，將未成年幼女，恐辱出賣者，爲數甚多，其中墮入娼妓者，亦復不少，爲拯救此類女子脫離苦海起見，已飭由省公安局派員四處詳查，如有被騙幼女，即勒令交出，送賑務會第二婦女習藝所習藝工藝，以便養成生活技能。

安徽省政府協助陝振

省賑務會昨奉省府令開：准安徽省府函開：陝災奇重，經本府一五一次常會議決：由財廳在省預備費內撥洋二千元，以資救助，惟此項賑款，無法匯兌，請設法等情，特令省賑務會酌定匯款辦法，逕電安徽省府知照云。

災荒中售賣田地限期贖回案審查完竣

省指委會，於本月十九日下午一時，在該會委員會議廳，開第六次委員會議，出席委員，楊虎城，田毅安，于國楨，蘇資深，張文生，張明經，李範一，主席張文生，首先討論黨員陳子堅，呈以陝省三年以來，因災荒奇重，以致貧民多售地於富戶，請將十七八九等年，人民在重災

下所售之田地，於民國三十三年以內贖回，并定具贖回辦法，請鑒核一案，業經本會第四次會，決議立付審查，茲已審查完竣請會，應如何辦理，請公決案，決議，函請省政府，定期在本會開會共同討論。

賑品運輸免費免稅展期三個月

省賑務會昨令各縣賑務分會云：爲令飭事，案奉賑務委員會魚電開：各賑品運輸免費免稅期限，業已屆滿，經本會呈請行政院，自本年一月一日起，再行展限三個月，奉院指令照准，除函財鐵交通部查照，轉飭所屬一體遵照外，特電請查照，并轉各賑務機關一律知照，爲荷，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會即便知照。

饒胡兩善士已抵乾縣施振

乾縣通訊，乾縣三載奇旱，加以蟲災匪禍兵劫，紛至沓來，廿餘萬生靈，僅留十二萬餘人，孝惠學社屢次前來施款救濟，待延殘喘，現屆冬令嚴寒，一般子遺，求活無計，坐泣待斃，幸孝惠學社代表饒聘卿，查放專員胡馭卿

· 擴款二萬，到乾急振，各災民得此救濟，無不感激泣零
云。

路未父請卍濟兩總會增撥賑款

長安濟生會在西南鄉廟郭杜鎮，設立粥廠一處紅卍字會，在西北鄉唐家寨設立粥廠一處，刻已開辦。日昨該兩廠廠長，呈報旬報到該兩會，郭杜鎮就食極貧災民，二千二百餘人，紅卍字會就食極貧災民，二千四百餘人，現該廠門外，懇求施救者，絡繹不絕，該會路會長孝愉，登出快郵代電，求卍濟兩總會撥款，加增名額云。

卍濟貧兒所去年施診統計

西安紅卍字會卍濟貧兒習藝所所長趙遠堂，昨呈紅卍字會會長路禾甫，略謂職所由十九年度七月份起迄至十二月終，計施診男女大小貧民，二千一百二十名，施藥貧民大小一千九百三十四名，請鑒核備案，路氏已令慈業股審核備案云。

濟生華北兩會爲災民分散棉衣乾糧

陝災週報 災振紀實

長安濟生分會，近以西路各縣粥廠災民，需用棉衣緊急，現已派定該會職員張德先攜帶棉衣千套，擬於明日前赴興平，武功，扶風等縣施散，同時華北慈聯會亦擬於今晨派南助初前赴郿縣，岐山等縣施放乾糧云。

濟生會爲漢陰撥助賑款

長安濟生會，因漢陰災情頗重，慘不忍聞，特撥助賑款大洋二千元，以惠該縣災黎云。

興漢民衆代表懇施急賑

漢中民衆代表馬炳林，劉中三，安康民衆代表陳惠東，荆仍平等，日昨向省振務會要求發給該二區急賑，以救災黎，聞該會因漢南地方，近尚不甚寧靜，去歲所撥風暴振洋四千元，至今尙未散放，恐目刻撥款，又不能爲災民所得，惟據該代表等聲稱願負責散放等情，特許於本星期三常會提前討論云。

西安回教救災會定期開廠散粥

西安市回教救災會，以時值隆冬，天氣嚴寒，一般災

黎，飢寒交迫，慘象環生，以致有大麥市小學習巷等處之飢民，馬文花、馬五兒，為飢寒所迫，于日前跳井斃命等事，該會日前開會，議決繼續籌辦冬振，已於上週內派員分赴各坊，協同各該坊編查員街長等，挨戶調查，不分畛域，擇極貧者先為登記，刻已調查完竣，着手編製粥票，定一月二十三日起開廠，二月一日放糧，計每十日散放一次云。

濟生會將開會討論救災方法

長安濟生會，會長路禾甫氏，因陝災日益嚴重，春冬兩振正在吃緊之際，並該會會務，亦急待整頓，路氏特發出通知邀集執監委各委員，于本月二十四星期六下午四時開會討論救災方法，立搓商務會云。

韓處長熱心救孤

△為孤兒院募款三百餘元

總部軍需處長韓光琦，對於慈善事業，素極熱心，前在南陽時，曾接到孤兒教養院募捐冊一份，當以事關數孤

· 遂積極向各處勸募，已募得捐款三百餘元，乃因軍隊出發，暫行停止，日昨此款已由南陽匯到西安，當由韓氏轉交該院收領，該院以經費拮据之際，得此補助，感激不置云。

各縣災情寫真

●...● 漢陰縣賑務分會近據東南西北各區長呈稱先後報稱：侯道點漢，蹂躪不堪，姦擄燒殺，民難聊生，查該道駐漢五月之久，延燒民房數百餘家之多，二炬焦土，所過成墟，此外四放編棚，拉票勒贖，例如殷室之張小麟，汪舜臣等，傾家莫贖，次中人，下逮農夫，既攔路以劫商旅，又糾衆以搶民衆，鬻子典妻難飽匪囊，斷脂國足，用寒民肥，以致縣民穴居露宿，窮無所歸，從此遠近逃避，四無民居，以致熟禾在野，無人收穫，秋雨應時，無人播種，竟因匪患變為荒災，現在居民雖漸歸里，而家無儲糧地無遺種因是啼饑號寒，各處悉屬為黎，經村過鎮，觸目盡是悲觀，經該會履勘，覆查屬實，但所報之災，難及萬一，即罄南山之竹，不足

以書匪罪，縱令能言之士，難道災情，據調查全縣災情如下：（一）東西南北中五區被匪殺斃八百三十二人，餓死三百零三人，自戕北區百二十一人，（二）彼匪焚燒東區，潤池鋪，南區漢陽鋪，北區鐵佛寺，中區卞家溝，區區民房五百三十二家，因饑拆賣二百二十三家，流亡七千二百三十四人，

○……○（上略）我白邑民衆日在驚濤駭浪之中，積雪白水……層冰之下，壓迫黑暗，不見天日者，十有九年矣，苟非號呼於政府，又將赴愬於何人，民五以來，歲必駐兵，月必供餉，迎來送往，力盡筋疲，十七年大旱奇荒，二集團翩然入境，遺殫相望，科殮彌繁，糧秣鞋襪，朝取夕求，苛稅雜捐，日新月異，焚索軍糧五千石，勒派現款千萬緡，錢糧加徵四倍，枷鎖紛紜，拉夫動輒千人，死亡枕藉，既而犯順東下，兵馬絡繹，填城塞郭，燃料供給，南山之竹木皆空，紙幣通行，漢水之泉刀頓罄，民房之宿估，校舍之毀傷，牲畜之估拉，船隻之掠奪，摧殘蹂躪，無所不用其極，及張司令藩來白，以爲

我政府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豈知兵非素練，招鳥合以爲兵，餉非素裕，藉鳩貸以爲餉，田廬半被沖沒，芻粟仍派諸村堡，厘稅不足挹注，杼柚更責諸商場，有維持桑梓之心無約束軍隊之力，雪上加霜，於斯爲甚，呻吟之聲未絕，蠻觸之爭又起，節節退走，斯時痛定思痛，哀哉白邑，一百零四兩田賦之窮苦小縣，供彼驕軍之敲骨吸髓，合計歷年之給養，虧累損失，迭經詳查，不下百萬有奇，本月馬日白邑遂爲王司令光宗所佔領，王軍對於民衆表示親善，然軍隊雲集，糧秣服裝，勢將予取予求，當此山窮水盡之時，十室九空之後，皮骨雖存，膏骨髓久竭，縱欲惟命是聽，實己力不從心，目前現象，市井蕭條，村墟零落，災黎遍地，羣盜滿山土，匪綁票之慘，聞不忍聞，投井自盡之多，見不忍見，我白邑人歷年身受之痛苦，卽大地爲墨，寫之不盡，瑣瑣瀆陳，誠恐聽覽爲煩，伏望主座本天下爲公之心，擴一視同仁，量之制止軍人之戰禍，救濟盡斃之災黎，感戴鴻慈，有同再造，設猶視如秦越，則我自

邑戶口十萬，惟有扶老攜幼，甘作流民，齊集石頭城下，以聽我政府之安插，挺而走險，急何能豫，苟延喘息，取乘樂土，吁赤子入井，誰無惻隱之心，禽鳥哀鳴，實為將死所迫，無任呼籲惶急，請願待命之至。

○……○ 查富平地傍北山，原高土燥，常年輟苦，缺雨，富平……，可堪三載旱荒，石川為境內巨河，本賴山

○……○ 水澆注，稍逢天旱，下流立涸，此外永定溫泉兩河，均屬一帶細流，沿岸雖有可灌之田，不及全境地畝百分之一，其他則一望無垠，盡為赤地，自改革以後，

兵匪迭乘，迄無甯歲，加以政繁賦重，閭閻凋殘，凶荒連年，六料無收，即何稱小康之家者，皆與仰屋斷炊之嘆貧，窮小戶，更無論矣，前歲賑會成立，實地調查，極次災民，比較全縣人口竟達九成以上，爾隔宿無糧延頸待哺者，已有九萬之多，目繁災象，心悸神驚，當經勸捐呼助，力盡聲嘶，計就地捐麥，及蒙各善團撥濟糧款，先後共辦過平糶二次，散放二次，又分設廠施粥共三次，無如災民過多，糧款有限，車薪杯水，僅得少減死亡，况乎災期延長，後難為繼，去冬祥雪大沛，宿麥滿望豐收，乃今歲入春以來，青窮麥苗，屬為黃沙毒霧所苦，收穫之候，暴風

尤烈，拔木落實，故老未經，致將既熟麥子，搖落幾盡所餘，收成不及二分，當去秋種麥期間，得雨甚漸窮民，既無子種，更乏牲畜，因而下種麥田不及常年十分之二，又復災害疊侵，收成銳減，核計夏田所獲足接秋糧者，百不得一，至今年秋田，四月得雨早，禾下種入土之後，雨復愆期，禾苗全枯，子種虛擲，比及甘霖繼降，稗苗長發，忽爾飛蝗遍野，驅捕不勝，蝗害未已，水災接踵而來，山水暴發，澎湃橫流沿河田地，概被沖沒，平原較低之地，無不泥淤水刷，迨至糜谷出穗，又復經日吳枯，子遺災民，收成固已失望，而收穫之際，飛沙揚塵，震落秋實，復與夏田同，尤以近山之三四兩區為特重，故今歲夏秋兩料，收穫能敷度歲之糧者，十不獲一，此富平歷年以來，災况之大概也，此外嚴霜，毒霧，冰雹，瘟疫，牛瘟，狼禍，更迭為厲，尙屬細故，刻下麥根雖固，糧價猶昂，無論春青黃不接，餓殍堪虞，現值嚴冬，饑寒交迫，去冬奇，寒，人畜樹木，凍死無數，前雖不遠，可為寒心，諺云，不怕刮頭，只怕刮尾，蓋支持長期浩劫，無不筋疲力竭，况前月劉軍潰退，民間更遭荼毒，烽煙甫息，頻聞碩鼠之歌，杼柚其空，恒有哀鴻之集，而各善團於夏秋得雨均認

爲天心已轉，先後結束，泛舟望絕，一般辦賑之人亦苦呼
籲無靈，莫不灰心意懶，觀望咨嗟，茲幸我主席回陝主政，
首重振災，遍野哀鴻未蘇同慶，乞懇呼籲各方，廣施救濟，
延茲一綫餘生，俾免盡填溝壑，起死骨肉，功無量矣。

李宜之先生說：「陝省值此劫後，經濟塌蹶，欲圖規模宏大之改革與建設，頗感事實之困難。現時僅能按照目前陝省之最迫切，最急需而且收效較速較大之原則，從事逐漸的徐圖進行，以蘇陝民眼前之窮迫，故覺目前陝民最迫切需要之事項，即爲從事增加生產，以恢復農村之家庭手工業經濟，使災後民衆，得以從事手工業工作，以裕衣食，農村經濟恢復原狀。若國民經濟富裕，則國家之富強，自可立待。現爲達到此項目標起見，已擬於最短期間，在西安籌辦一大規模之紡紗廠，使陝省特產之棉花，得以就近製用，並使農村民衆，安心從事家庭紡織工作，將來裨益地方，富裕國家，誠不在尠。」

為陝災竭力宣傳之
為陝賑獨募鉅款

天津大公報

為中國唯一代表民意的輿論機關，提倡最新學術，注重民生疾苦，對於陝省災賑尤極熱心，努力宣傳，奮鬥不已，去年曾獨力募得陝賑十六七萬元之鉅款，該報現已到陝，歡迎訂閱。

每月報價一元三角

報資先惠 郵票代現
空函無效 十足通用

訂報處 西安中山大街驛
馬市口二八四號 大公報分館

振會消息

省賑會第十次會議記錄

省賑會於二十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二時，開第十

次委員會，出席委員康寄遙，于國楨，田毅汝，李宜之，路禾父，高戒恐，王蔭之，主席康寄遙，記錄李毅仁，開會如儀，未議事時，有劉甲三，楊華伯報告漢中，甯羌，西鄉，鎮巴災情，荆仍千報告安康各地災情，姜鴻業報告平利鎮年災情，楊雲階報告石泉災情，報告畢退席，由康主席報告，此一週與各方來往電九則，(甲)提議討論事項，(一)議陝南民衆代表，旅省呼教會函請速赴各縣散放

案：決議邀集陝南代表，討論實際情形，按照駐軍現狀分配區域，派員協同地方代表從速放散(二)審核二十年度賑濟計畫案，決議：全體通過再交常委會修正文字，呈報京振委會並交駐京代表，(三)關於粥廠各案，決議：粥廠改散乾糧事，交常委會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辦理。(乙)臨時動議：(一)由康主席動議關於婦女習藝所事，依據兩種理由，(1)本會前次暫接習藝所原因，唐子封局長提議之

件，刻下收養幼女既難實現，與初議不合，應即退交(2)

本會既無賑款，殊難維持，所有來款，救濟各方垂斃災民，尚恐不足，此項工所，勢難兼顧，擬仍將婦女習藝所，呈明情形，交由省政府接收，公決通過。(二)推銷北平陝災急振募款委員會，發行之陝災慈善獎券，公決交常委會分配推銷，(三)西安孤兒教養院請補助，公決補助洋二百元，(四)渭南田市鎮孤兒教養處請補助，公決補助洋二百元，(五)瀘州貧民教養院請補助，公決補助洋二百元，(六)流離災民棲留所請製發棉被，公決由常委會核實酌給，至下午三時閉會。

省振會令各粥廠拍照貧民像片

省振會因災情極重縣分，均已分別開設粥廠，昨特通令各粥廠廠長暨各縣縣長，速將各該廠施粥貧民拍照六寸相八寸兩種，以便郵寄各慈善團體，分別勸募云。

省振會購運振糧專員已起程

省振務會採購振糧專員惠春波，赴蚌埠購運振糧一節

，已於本月十九日偕同赴京代表李潤之起程東行，採購振糧，並商借華洋義振會東行汽車，以期迅速云。

省振會選撥兒童實施教育

省振務會，以東關棧留所，收容災民，尚有已超過學齡之災童多名，亟應施以相當之教育，以資造就。昨特着該所主管人員，撥選災童吳存生等十名，函送慈恩育幼園習藝云。

省振會經銷

陝災慈善獎券

係北平陝災急振會發行

北平陝災急振募款委員會，以各大善士捐助汽車古今字畫書籍珍品多件，曾開會議決，列入獎品，發售陝災慈善獎券，每張售洋三元，獎品係各式汽車及古董字畫等，并有說明書，各界人士，購者頗多，聞此項獎券，業經到陝，由省振務會經售云。

省振會在三原鳳翔籌辦收容所

省振會康密遜主席，近待上海華洋義振會撥付振款一萬元，擬籌辦災民收容所二處，一處設在三原，一處擬設鳳翔，現正在極力籌辦中，三原方面，係由慕牧司經手辦理，西路則由丁午橋神甫負責計劃，大約不日即可組織就緒云。

陝振會擬設法援助甘災

甘肅省振會，以該省被災之廣，達六十餘縣，災民三百餘萬，急待振濟，特電陝西省振會，請為援助。聞陝振會昨日電覆，俟陝賑籌有辦法，當即設法援助云。

省振會分配興漢兩區振款

省賑務會根據第十次委員會議決，分配漢中興安兩區賑款，計略陽，沔縣，褒城，各三千元，寧光二千元，西鄉，洋縣，各一千五百元，留壩，漢陰，平利，安康，各二千元，鎮巴，石泉，各一千元，共計三萬元，擬於最短期間，派員協同各該縣代表前往散放云。



文藝

街頭的凍餓者！

靜芝

省城裏雖是設下了幾個大粥廠，街頭的凍餓者，尙觸目盡是。

我有一晚在東大街經過，見着幾個婦人，手裏拉着小孩子，一面走，一面哭，口裏喊着：救命……救命……！我的神經彷彿受了電氣一樣，便不知不覺地從衣袋中掏出幾張銅子票子，隨手給他，他當時似乎有些感謝我，小孩子馬上也停止着哭聲，跟着他的母親（？）去了，可是走了沒有四五步，一齊又哭着喊救命了！

我第二天的下午，在鐘樓根又遇着他們，仍是這樣；晚間遇着他們在東大街，仍是這樣；以至於第三日的晚上第四……第六……等晚上，仍是這樣。我到最後，無意中問他，何不到粥廠裏去食粥？他說：我們一家數口，成年都

陝 災 週 報 文 藝

靠着下半年和晚間討飯過日子，平均每天，或可得到四五毛左右，若是遇着善人，或可多得些，我的男子在家裏還靠着我要下的錢過煙癮哩！到粥廠裏吃粥嗎？那是不濟事的，我們這些人，在省城裏是很多的，就是豐年也是這樣的，我因你老時常肯給我的錢，所以我才老實告訴你，他伸着手又向我要錢，我不知怎的一時心理上起了反感，竟毅然決然地走了，連一個錢毛也沒與他，走不到幾步，聽着他又同孩子哭着喊救命了！

咳！陝西遭了三年奇荒，餓死的災民有三百多萬，我不料街頭竟有這樣滑稽式的凍餓者，這就是救災祇知施捨而不注重生利的結果！

一個餓斃的死屍！

靜芝

是風雪緊急的一天早晨，我從灰市上走過，見着一個餓斃的死屍，橫臥在雪堆裏，教一羣野狗亂咬亂嚼，我當時因四顧無人，又不忍卒看，祇有迎風流淚地走了！

那時是去年冬天，宋哲元從河南新敗回來，洋麵一袋，價值十二三元，柴炭，一角洋僅買五六兩，天氣奇寒，連鷄子兒都凍破了，老梧桐樹都凍死了，各機關約沒有三四個月，連一文維持費全沒見發，教育界更是窮得可憐，省立各中學的教員，究其實不過是許多穿制服的災民，卽就每星期教幾鐘點功課，也不過是次乞丐式的飄零者，整天的向別人借錢尋飯吃，的確沒有力量，買幾張蘆席，請幾個人掩埋他，祇有窮來避去的幾天注意着，——光祇是注意罷！其實西安各街巷的餓斃死屍，當時不知道有多少！

社會的掩埋隊，着實有些顧不過來！所以那一個無名的餓斃死屍，好多日子沒有人去理會他！

我記得彷彿是第三天罷！他的屍體已零亂狼藉得不堪忽然地到下午不見了。被羣狗吃盡呢！還是被掩埋隊抬去

了？這可沒人探討，——也許是無用探討，不暇探討，或竟然不必探討罷，在這生產衰落荒涼浩大的當兒，除了我們這一夥無告的災民，他們那些特殊階級的有力的大人先生們，都在努力做大事——升官發財，去報効軍閥首領，那有人去還注意他這餓斃的災民死屍呢！不過，我，終是有些惘然了，直到今日還是這樣的！

雪夜的偶感

靜芝

是寒冷異常的一夜，天氣變得這樣地黑暗，剎那間濃重的凍雲，佈滿在天空，真像一抹的愁網，籠罩着大千世界，透骨的朔風，呼呼地刮個不止，風過了不久的時節，那鵝絨般的雪花，覆埋着地層，枯樹上的寒鴉，也凍得沒有一點兒聲息！

在這時，有錢的富翁及一般闊人，他們一定在那大樓暖室內，衣着重裘，圍着火爐，或是妻子老小，團圍談笑，或是三五伴侶，大吃大喝，過那快樂的生活，真是『雪深三尺不知寒』的症狀！

再想廣大羣衆的災民，是怎樣的痛苦，慘呼！牆角裏站着，破房裏臥着，雪地裏跑着，半夜還不能得着那「飽一飽」，祇有幻想那「人間地獄」的慘相，望着死過去的青骨，流這兩行無情的清淚！我們如果是念着痛苦的人生，是這樣地慘悽，自然就把名利的熱情，要降到冰點以下，反覺得富翁的快樂生活，不過是寄生階級，爲物所作奴隸，實在不是人類永生的真諦。他們每歡笑飲酒圍爐的時候，也許不會會想到正在瑟縮顫抖的災黎，即偶然聽得那凍餓的哀音，不過口裏說着「何不食肉糜」，仍繼續歡笑！

二〇，廿一、雪夜於菊花園寄盧。

悲哀

靜芝

爲着災民作——

半邊將落在西山後的太陽，

陝災週報 文藝

似險廳上蒙着愁網而露出一派哀調！

疎林搖曳着枯枝，

寒雲停留着天平，

西天殷紅，白晝消隱，

在東方的山頂上，

刺刺的，湧出一輪皓月，駕着雲影，半羞半笑地露出嬌容。

容。

△ △ △ △ △ △ △

當着「木落水盡天涯枯」的冬季，

大地上鋪滿着冰雪而露出一派哀調！

狂飈捲起了灰塵，

天際塗抹了黑暗，

風吹！蕭蕭！灰滿！雲霄！

吹到落寞的荒野裏，

長久的，舉目盡是空野，不知何時！再滿綴着麥穗金粟
的青苗。

△ △ △ △ △ △ △

許多鳩形鵠面無衣無食的災黎，

沒有一個不是痛哭號啕而露出哀調！

負着褊體傷痕，

跌在風雪慘叫，

乾瘦的骨，蒼白的臉，

深刻的顯出壓迫的痛苦，

淒切地，望着死去屍體，垂着雙淚，欲說不說地呆呆癡

立。

災評

于先生在國府報告陝災

靜慈

于先生這次回陝，除了救災以外，什麼話都不說，他老先生從潼關到西安，從西安又到涇原，及西路各縣，親勘災情，慰問子遺，其一種慈悲惻憫的心腸，完全流露於詞色，每處遇着災民，即不禁地兩行熱淚，洒落胸前，在陝多日，並未見到半點歡容，他時常對我們說：『我這次回陝西，是穿着孝衫進潼關』，這是何等沈痛的一話句，他又在大會提議，各委員同各機關人員，爲全陝災民服黑紗一日，這是何等沈痛的一件事，

最近據報載，于先生在本月十九日第九十五次的中樞紀念週上，向國府報告陝災，中間有一段話說得最沈痛，就是說：

『：陝災是二三百年來，最爲痛苦之事，關中道及渭北各縣，人口死亡二百餘萬，公開買賣人口，達四十餘萬，此皆政治不良，軍閥橫暴之結果，現在農村破壞，陸迹滅亡，人民流離，房舍坵墟，而荒年仍未過去，今年種麥僅十之二三，望政府行不忍人之政，以救垂斃之陝民云。』

于先生這段話，真能見陝災的癥結，陝災是由人事方面造成者多，由於天然偏災發生方面促成者少，凡是明白陝西多年社會狀況的人，都承認這話是不錯的，陝西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軍匪擾攘，政變多次，最厲害不過的苛政，就是種煙，煙越多，稅越重，兵越多，民越窮，這是相互的關係，陳炳森擅開煙禁，摧殘革命勢力，鎮嵩軍擴張軍額，釀成多次惡戰，馮玉祥盤踞西北，增加煙稅，強迫人民種煙，遂以擁兵自雄，背叛中央，這就是減少生產，增加失業，擴大災荒，以至陝災不已演出餓死二三百萬災民的慘劇的最大原因。

其次就是人民平日太不注意到生產事業，全社會幾乎充滿了消費者，這實是社會上一個最大的隱患。我們要消除這隱患，決不能靠政府仁慈善家一時的救濟就可算得澈底救災的。國府對於陝災，早認爲重大，八百萬公債票的發行，正在竭力的催辦，于先生這次回京亦請中央從速撥發振災庫券，以救濟陝災，不過撥發振災庫券以外，還請于先生以後對於分配的方法特別的注意一點，總是要用

於生產方面，不要用於消費方面。

我們知道，陝西從前政治不良，軍閥橫暴，的確為災的發生最大原因，而種煙又是政治不良，軍閥橫暴的促成最大原因，煙不禁，貧農的經濟，必至完全要破產，結果農村破壞，失業日增，所有的土田，盡成為荒蕪，將來全陝的地方勢非盡變成荒涼的地域不可。這恰與現在侈談開發西北及繁榮陝西要成爲反比，矛盾式的救災，我們總要把他用法子來避免。

我們聽了于先生在國府報告陝災的一段話，應當立刻醒悟，大家都致力於災振善後問題，把從前直接間接促成災的發生的弊政，與生產墮落的缺陷狀況，要本着『痛定思痛』的心理，擁護現在革命的楊主席，做到澈底處，杜絕災的發生原因，不要光靠于先生一人痛哭呼籲！

二〇，一，廿，於菊花樹。

現行保護商運平糶辦法 靜芝

陝西連遭三年荒災，交通又異常阻滯，運輸極感不便，關得潼關以內的糧價，要比晉豫增大到三四倍，這固然是馮系軍閥勒索食糧入境及麵袋捐的原故，也看實是從前振務當局未能切實保護商運平糶的所致。

商運平糶，在宋哲元時代，也曾施行過兩次，但無保護法，商運的結果，是犧牲了血本，他們買糧，悉數被

軍閥所沒收，一如同州前年九月間，商民買糧之存儲糧食待運者，盡被馮軍收沒，即此一次，同州商民已三百萬元，省城則在千萬元以上，而年糶呢？更不過是『揚湯止沸』罷，少數的食糧，用廉價票售於商民，結果用官廳的威力，迫挾的買去，復用高價售於商民，在當時不過僅好過了許多貪污土劣，流氓地痞，暗裏剝削或是中飽，結果鬧得糧價愈大，災民愈苦罷了。

所以在馮系禍陝時代，有時他們也說要商運平糶，救濟陝災，而一般人都習慣那套虛偽的空話，趁早地避開，完全認商運平糶爲長途。沒有一個人來應聲，而一般豪商奸賈，却暗中居奇，壟斷食糧，高抬市價，途至生活飛漲，百物昂貴，食糧愈少，囤積愈多，每人每月生活費用，不下二十餘元，鬧得全陝成了酆都地獄，餓死的災民，有三百餘萬之多！

現在省振會已通過『保護商運平糶辦法』，其五條全文已公佈，對於商民在外省各地購糧，特別保護，將來運者愈多，糧價自落，需要供給，既然不至懸殊社會自然安定。我希望一般明白時勢的商民們，踴躍從事，以擁護現政府救濟荒災的施政方針，以接濟次貧災民青黃不接時期的食糧，總不要把商運糧食到災區出糶時，從中上下其手，惟利是圖，反藉政府保護商運的力量，喊着平糶的口號，

以剝削災民而令人齒冷！

最後，關於這一點的希望，固然是商民自身的道德問題，然而省振會亦不能不負糾察的責任，設有這種不幸的情形發生，應該呈明政府，加倍地科以重罰，即以所罰糧款，救濟災民，這也算是一種「防患未然」的辦法罷。

二〇二一，二二，晚於新城總郵局處。

救濟院成立

靜芝

陝西遭這空前旱荒，同時又以馮系軍閥極端的蹂躪，苛捐雜稅，種種剝削，把災民的骨節，榨取淨盡，一切政費皆無着落，慈善機關，僅存形式，什麼孤兒院，苦兒院，婦女習藝所，殘廢院……等，都不過是調劑老鄉和姑老爺，表老爺，舅老爺，叔老太爺的發財機關，我們如果不是健忘者，試把從前各慈善機關的所長院長的履歷出身考察一下，就知他們的用意所在！

楊主席到陝，首先以救濟荒災為急務，對於辦賑於呼籲，關務渭北水利工程機構西路各縣急振，於靖國商運患莫不出其全力，以拯救鄉邦的被壓迫的良衆，而於省城內之各慈善機關，直隸於民政廳的，着省府從速整理，悉具統一的精辦，在省府第六次政務會議決定遵照內政部頒發之各地救濟院規則將從前養老，殘廢，苦兒，育嬰四院，合為一處，又將勸業局，改為婦女教養院，歸其管轄，以

一事權，又指定平民醫院為施醫所，並令民財兩廳籌設貸款所，對於災民可謂顧慮周詳，更因事以求人，委任楊仁天君為院長，

楊仁天君是從前省賑務會的常委，他在陝西可算得一位有名的慈善家，他於去年籌辦賑賑，處處受馮系軍閥的掣肘，中間賑糧被馮軍在半路上，扣留的扣留，搶奪的搶奪，賑款雖然散出，而馮政府在各地委任的貪官，又數倍地從災民手中攫奪去，他尚能堅持到底，累次向強暴有力者，提出嚴重的抗議，結果雖未能生甚功效，然而總不能說是他不努力！

不過，我們希望楊君，要貫徹這「救濟」兩個字的意義，定為工作的標準，不光祇是發而不救，把慈善事業仍然做成消費的，總得在生靈的方面，為災民永久着想，本着「總理平生革命的目的，毅然決然地向前做去，自然可以把他的多年所抱的空願，及辦賑時所得教訓和方法，都能運用到事實上表現出來，那才不負今日楊主席整頓救濟院的苦心與熱衷，也就是着實為許多無告的災民造福！

游民！災民！

靜芝

陝西八民在封建軍閥鐵蹄之下的長期中，同時又遭三年旱荒，反映出來的現相，就是那廣大的失業，游民羣衆，繼續不斷的增多，而且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相當的勢力

，換言之，就是全陝大多數的災民，嗚！游民！災民！實在的令人難以證認，

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在戰煙的瀰漫裏，在饑餓的呼聲裏，在鞭笞的慘聲裏，在一切都向着，痛苦，悲慘，死亡的途程前進中，廣大失業的游民發生，幾極日盡成爲災民，的確是時代的應運的產物，我們要解決這個困難決不是一件最簡單的問題，這的確是中國社會中的矛盾關係所暴露出來的病態，陝西不過因遭了這三年旱荒，比較他省爲顯著罷，這是一個經濟問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決不是一個專憑軍事所能馬上解決的政治問題，我們如果僅祇口喊着救災，或是僅憑急振與粥廠，以圖敷衍於一時，全不從農業生產方面去着想，我恐怕救來救去，全陝的土地，都盡成荒廢，全陝的災民，都盡成游民，他們不但不生產，光消費，不但光消費，而且更阻礙生產，不到幾年，所謂目前的游民！災民！大概還要變成那廣大游民羣衆的死屍，豈不是「人生末日」迫臨的一幕，要當真的實現！

二〇，一，二十三，於新城總指揮部秘書處。

怎樣肅清鴉片？

敬平

陝西毒卉遍野，各省所無，這是有目共見的名恥。因此肅清鴉片也成救災聲中的迫切問題，我們看看：歷來肅清鴉片最大之阻礙，是爲一般包庇鴉片吸食鴉片之軍隊如

陳樹藩馮玉祥等禍陝時，私行擴張軍額，獎勵種煙，強派煙款，榨取民財，良以種植鴉片，較種植米麥菜蔬菓實豆穀等物事簡而利厚，故農民大都不願，亦不敢反對軍閥強迫種煙的命令，而近年以來，旱魃肆虐，粒食維艱，哀鴻遍野，死亡載道，登錄鬼籍者，總計在三百萬以上，誠歷史所未載，中外所罕聞，推究其原，肥沃土地大都種煙，所產之食糧，在豐年尙不敷用，而且值此大稔，閭閻毫無備荒之粟，其奈流離逃亡，飄泊天涯，無家可歸，有家難奔，死屍滿骸，臭氣散爲春瘟，白骨碧血，鬼燐哭於秋夜，鄭俠流亡之圖，無此悽慘，李華弔古之文，無此悲哀，凡來陝調查之中外各慈善家，未有不公認爲全球中近世紀來之奇災者，推原禍始，皆以軍政之不統一，鴉片之能不禁絕，查西路各縣較其他各縣最重原因，試問那一縣不是由於種煙之所致。現在革命的政府專事俯納民意，以後革除弊政，捨棄煙稅收入，採定禁絕政策，自然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煙禁肅清與民更始，土販無從肆其縱毒之伎倆，貪吏失去舞弊之憑藉也，就是根本救災的要圖。在此局勢之下，吾人正可團結一致，擁護政府勵行禁煙，監視各地禁煙官吏，共圖禁煙之實施，必至實現肅清鴉片之禍害而後已。

二〇，一，二二，晚於民政廳，

流民圖

惡紳

西

官吏之橫徵暴斂，固無所不用其極；而惡紳之助桀爲虐，尤多變本加厲；近歲旱災流行，閭閻爲墟，鬻妻賣子，死亡載途，景象若斯，幾于人人不兔自危，馮玉祥當政時代，竟然不恤民艱，苛稅雜捐，諸多巧立名目，剝削之細，有如水銀瀉地，無微不至。曾憶省西某縣城內區里等紳，素日專以諂媚逢迎長官爲得計，人皆號稱其

能幹，以故歷任官長，莫不倚之爲左右手

劣紳的工作



因此該紳等恃寵得權，居然獨霸一方，

其徵款也，比差役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地方煙戶之生活高下無不在心，所以得能任意上下其手。據聞該方人民爲威所迫，因交納公款而致頃家破產賣妻鬻子，則雖盡其所得而入之于官，尙不足以禦萬一之數，以故昔日之小康者，一變而爲貧無立錐，貧寒者，流亡而爲餓殍，舉凡從先融融自足景况，今則轉成荒蕪無人之境，嗚呼！惡紳官人之勢力大矣哉！

內部通令興辦水利

內政部因水利事宜，關係國計民生，至爲重要，昨日特通令各省民政廳，責成各縣縣長，勸導人民，努力興辦，茲錄其令文如次：

頻年以來，西北旱災，東南水患，層見疊出，人民轉徙流離，死亡枕藉，慘不忍聞。設使水利興辦有方，災况決不致如此之鉅，言念及此，良用慨然，現在反動肅清全國望治，凡百庶政，亟待舉行，而於興辦水利，尤爲刻不容緩之圖，除關於各大河川湖澤工程浩大，需款繁鉅者，應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統籌規劃，一俟國帑稍裕，即行興辦外，至較爲易於興辦之水利，如疏濬水道溝渠，以及鑿井修堤，建築蓄水池等類事項，應由各省主管長官，責成各縣縣長，督飭地方自治團體，或勸導人民，切實興辦，以防水患，而免旱稜。各縣縣長如有努力進行，確著成效者，應按照縣長獎懲條例第四條第十四款之規定，列爲考績，隨時酌加獎勵，用本救災拯溺之懷，以收富國利民之效。

▲附錄▼

印光法師致本報之一函

陝災週報社諸公鈞鑒：印光行年七十，一事無能，雖鄉邦屢罹災禍，素無力之救援，十五十八二年所募，僅萬餘元，已無從設法，圍城之災，共撥印書洋三千，又數弟子任一千三百，一友二百，託王一亭居士代墊即匯，一亭亦任一千，又五家西煙店各任一百，共六千元，後由王幼農祈盡履行義務，不收費匯陝。吾家已絕門，所有本家，并過繼之子孫，實無一元特寄，邵陽雖生長地，但期救飢不敢特介振吾家屬，恐彼不知事務，又來求救，則光無法可生，只好速死故也，兼之衰殘日甚，故于今年四月掩關待死，謝絕一切，前者接到貴會週報不禁痛心疾首，徒歎無可爲力耳，祈以後勿爲光寄，以目心力兩皆不足，以有用之報，置無用之地豈不可惜！又第四期報面，畫一裸人抱一圓圖，實爲失儀之甚！

諸公蓋欲觀此報者，同發善心，而自已先以裸形之圖

相與人，知禮義者，豈不藐視吾秦爲無禮之邦耶，又

諸公所說救災根本，誠爲扼要，然其所以致災之道，實未道及，倘人各敦倫盡分，因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同凜因果報應輪迴升沈之事理，則貪官污吏，土匪強盜，以及不孝不弟不仁不義之人，自可日漸改爲賢人善人，賢人善人多，則天災自無，須知貪官污吏之人禍，與瘟疫風旱之天災，皆吾人宿現惡業之所感召，若人心不改，則何能令此等災相不現，去年上海爲陝災籌賑，一班青年聞之，卽向經理者要此款，云建設學堂，經理者不肯交彼，後又來信云，前此要款之人，乃冒爲我們之名，實非我們，恐有不贊，故爲陳白，人心如此，真可謂豺狼蛇蝎不如！此等人卽是製造災禍之主任，是以災禍日見增益也，光去年北平陝災會助五百，上海陝災會助五百，南京陝災會取五百，冀晉察綏救災會五百，後又二三次約六七百，此非陝振，卽賜二千三百，其餘零星求助者，亦有數百，以百無一能之老僧，何能支持，以故閉關待死，一切

概不能應酬，茲恐或貴會不見諒，故爲說其所以，非曰目
街以居功，實欲貴會省事省費，亦可令光不常常抱歉，無
能爲力于鄉也，祈垂原諒，順候！

文祺！

常慚愧借釋印光頓首

新歷一月二日

又朱爾漢致康主席函

寄翁夫子鈞鑒：本月二十三

日接到

尊函，敬聆種切，知我
夫子令生稍緩再爲函招，又勉生努力從公，暫借枝棲，生
嘗謹從

尊命，在農利股勉強對付，靜候

速賜好音，是禱是祝！近來中國合作運動逐漸發達，生參
加實地工作，兼研究合作學問，又公餘將我會，在河北省
合作歷史盡力抄錄，以備將來參考，頃聞我省龍洞工程已
有成效，陝省與總會將要訂立合同，茲就生所知者爲我夫
子陳之：凡總會與各省訂立此項合同，如石慮是，總會與
前京兆尹及地方三方面訂立，所有工程全權均歸總會承辦

，款項省府與總會各半，俟此項工程完竣，設立水利公會
，由三方組織之，儘先將總會借款清償，而總會人員始完
全退出，再將省府款項清償，而省府人員退出，此種水利
遠歸地方人民享受，此亦一種最好辦法，請

夫子注意及之，又總會承攬此種渠工，生所知者花費較大
，(內指包工薪水二項)請

夫子在訂合同時當設法予以限制，又修工時總會實行以工
代賑辦法，此種辦法于工作受極大影響，因以工代賑出活
少而工價太費，以生所知將來陝省土工當以包工估價作之
爲宜(因土工最多，大概土工占全渠工程之大半)又附薩托
民生渠合同草稿一份，以佐參考，又請

惠函時寄北平東城騎河樓內草廠胡同八號可也，敬叩
年禧！

受業朱爾漢謹啟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內附薩托合同草稿一份(見專件欄)

編輯餘瀋

向着大家公開的說！

靜芝

救災是要尋出根本的方法的，不光祇是辦急振設粥廠……等，就可完事，所以本刊宣傳災情，要從過去的事實上，說出災的發生原因；但祇說出原因，而不從民生問題上根本想辦法，仍然是得不到解決的。——要解決災的發生問題，第一步就是擴大宣傳災情，第二步就是努力以求革命建設，實現總理遺教的民生主義，共謀民生的幸福的。

本刊已出至第九期，關於內容和印刷，因為人的能力和時間的關係，我們覺得諸多不滿，以後總期改善，無負社會的熱烈願望，並望對於本刊有什麼意見，要不客氣寫給我們，時常指導！至於振興實業及建設計劃等作品，尤為特別歡迎！

在遭食糧飢荒和學術飢荒的現代，——尤其在陝西最為顯著，我們所看到的刊物，大半是主編者或少數人所包辦，本刊從來雖力求避免此「鐵門檻」政策，但外來的投稿，終是過少，惟有晴梵先生，時常的援助我們，領導我們，使本刊篇幅增加光輝不少！我們覺得編者的

能力終是有限的，如果生日淨丑都要扮演，那豈不是要作殺四門的副淨，結果祇有教人葫蘆大笑嗎？這不僅刊物不能完善，而且「鐵門檻」政策，一方面妨害刊物本身的進展，一方面湮沒有學識的救災作品，並且教外埠人看了，起了西北文化落後的感想，而那些不明瞭陝西客觀環境的人們，更教把陝西看成沙漠的渺無人迹，反而忘却開墾災後的荒由，以發展民生，增加生產的責任，而不顧一切的聲東擊西，大貼其墾荒的標語，這決不是本刊創辦的本旨，也決非是我們辦這刊物應有的態度。所以本刊各欄稿件，務求事實的可能，都絕對公開，要收『集思廣益』的效果，免得空虛不能兌現的絕望！

最後，更進一步，希望社會人士都拿這迫切的救災問題，作整個的研究，教本刊作一個公共討論的機關，人災民的樂園！

二〇，一，二十三，於新城總部秘書處。



陝災週報社徵文啟事

啟者，陝西連年荒旱，不聊生，災期延長，災區擴大，哀此災黎，慘狀盈目，酸鼻痛心，行將待斃，本社同仁，不忍坐視，特出陝災週報廣為宣傳，用向各方呼籲，共同協辦挽救，各界人士，如以救災文稿或插畫見惠，一經登載，均有酬謝，若以災區確相賜寄，本社尤所歡迎，此啟。

陝災週報特別啟事

其(一)

本報出版伊始，諸多倉卒，謬字訛詞，在所難免，亥豕魯魚，間或偶出，尚希閱者見原是幸！

其(二)

本報出版，迄今不過匝月，閱者皆以先睹為快，感謝無既，不但同人等學識謬陋，才力棉薄，實不足以寫陝災於萬一，民生彫敝，或創於兵，或困於匪，用是廣為搜集，廣大宣傳，凡各界熱心救災同志，如有以此項稿件見惠，自當無任歡迎。

其(三)

本報定每星期六早出版，分送各機關團體閱覽，決無延誤，各欄稿件，准於星期三彙集付印，如有外埠來稿，須於星期一投交本社可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廿六日刊行

(陝西省賑務會出版)

陝災週報

(非賣品)

西安五味什字山東會館內

編輯者 陝災週報社

西安西大街公安局對門

印刷者 民生印刷社

注▷ 歡迎轉載

◁意 歡迎傳閱